

鹿寨文史

第七輯

回眸多少感慨事

风物长宜放眼量

政协鹿寨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编委会

《鹿寨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

主 任：郑一鸣

副主任：刘华桂

编 委：韦乾林

刘克林

韦于彦

黎 耘

《鹿寨文史资料·第7辑》

内容简介

为纪念世界人民反法西斯和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政协鹿寨县委员会出版了《鹿寨文史资料第七辑》，内容以鹿寨县军民抗击日寇为主，既有全景式的《抗日烽火燃遍洛清江两岸》，也有《临危受命——周公谋家乡抗日锁记》、《两败日本鬼子兵》、《夜闯日本鬼子窝》等故事，还有简介式的《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为丰富内容，本辑还开设了《剿匪纪实》、《“钢铁卫星”是怎样上天的》、《人物画廊》、《山川风物》等栏目。

《鹿寨文史资料》自 1985 年收集出版，到 1995 年，10 年间收集出版了 6 辑，由于种种原因，停刊 10 余年后，2006 年重新收集出版第七辑。因此，刊出了政协鹿寨县委员会郑一鸣主席撰写的《序言》。

为更好地做好《鹿寨文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刊出了《〈鹿寨文史资料〉征稿启事》，对有关工作作了布置。

鹿寨文史资料第7辑

目 录

序言.....郑一鸣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

抗日烽火燃遍洛清江两岸.....吴 狄

临危受命

——周公谋抗日锁记.....周民震

两败日本鬼子兵.....沈光明

夜闯日本鬼子窝.....沈光明

三十功名尘与土 八千里路云和月.....吴 狄

◆“钢铁卫星”是怎样上天的◆

尘封的记忆

——鹿寨县大办钢铁大事记.....沈光明

英山钢铁基地见闻.....沈光明

一个令后人难以相信的故事

——1958年“大办钢铁”的一鳞半爪.....甘兴文

◆剿匪纪实◆

长途奔袭，泗顶歼残敌.....蒙志松

与国民党残敌平山之战·····	蒙志松
黄鹿村农会被关德超袭击的经过·····	路 德
罪责难逃的匪团长关德超·····	赵 汴 韦 仕
马旦大捷·····	蒋满春
石龙湾血战·····	黄 俊
下湾破围战纪实·····	杨 骥
活捉匪首莫秀梅·····	沈光明
活捉土匪县长韦玉昆·····	赵 汴 韦 仕

◆人物画廊◆

沈鸿英家世纪略·····	沈光明
沈鸿英和他的两位战将·····	吴 狄
沈鸿英留在琼崖的手迹·····	李润德

◆山川风物◆

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四十八弄·····	梁德荣
---------------------	-----

《鹿寨文史资料》征稿启事·····	本刊编辑部
-------------------	-------

序 言

●郑一鸣

金鸡辞旧岁，玉犬迎新春。

春天再度染绿了仙鹿的故乡——鹿寨的山山水水，春风掀开了“十一五”规划的开局新篇，在这万象更新的时候，我们将这册《鹿寨文史资料·第七辑》奉献在读者面前。

尽管鹿寨县的行政建制始于1951年，由原雒容、中渡、榴江三县及修仁县一部分合并而成，但这片地域的历史文化底蕴十分深厚。历经岁月更迭，斗转星移，历史老人的遗踪，散布于3360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屡经沧海桑田，改朝换代，珍贵的历史资料，留存在浩繁的典籍和人民大众的口碑之中。抢救、发掘、整理文史资料，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启迪后人，是我们无可推诿的一项光荣职责。为此，我们恢复了《鹿寨文史资料》的编辑出版。

作为地域文献的《鹿寨文史资料》，其编辑方针依然是：高扬爱国主义旗帜，发扬求真务实精神，坚持“三亲”（亲历、亲见、亲闻）原则，让史料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

当这册散发着墨香的《鹿寨文史资料》送达你的手中，也带去了我们春天的问候，并捎去了我们的殷切的期盼：希望热爱桑梓的社会各界人士，给我们以大力的支持，不吝赐稿，提供新的史料，使这份刊物办出自己的特色。

回眸多少感慨事，风物长宜放眼量。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而今，鹿寨县48万各族儿女，正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坚持科学发展观，振奋精神，扎实工作，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为全面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书写着崭新的历史篇章。

仙鹿故乡的未来，一定会更加花团锦簇，灿烂辉煌！

2006.1.20

抗日烽火燃遍洛清江两岸

——纪念世界人民反法西斯和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

● 吴 狄

1944 年，在同盟国军队的沉重打击下，德、意、日法西斯轴心中的意大利墨索里尼政权已经崩溃；经苏联红军坚决反击，在斯大林格勒大血战中希特勒德国军队被全部歼灭；盟国百万军队强渡英吉利海峡，在诺曼底海滩实现登陆作战，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美国军队在太平洋上逐岛围歼日军，誓报珍珠港事件之仇；中国远征军在印、缅战场节节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配合友军和盟军，在广阔的敌后战场狠狠打击敌人，牵制了侵华日军 70% 和伪军 90% 的兵力。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即，曾经疯狂一时的德、日两国，已经陷入四面楚歌之中。

但是，困兽犹斗。日本侵略者仍在垂死挣扎，为了摆脱困境，悍然发动“一号作战计划”，以达到三个目的：一是贯通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直至越南的交通线，避开美国等盟军部队在太平洋上的封锁，以利其所谓的“大东亚圣战”；二是攻占广西后，沿黔（贵州省）、桂（广西省）路西进，攻击云南省中国远征军基地和中国抗战时临时首都重庆陪都，再次向国民党政府诱降逼降；三是扩大侵略地盘，大肆掠夺物资，以利其“以战养战”的罪恶目的。

日寇入侵

桂林失陷后，民国 33 年（1944 年）11 月 3 日 13 时，日本侵华派遣军

十一军命令第三和十三两个师团，由桂林市出发会攻柳州市。

第三师团率三十四及六十八两个联队。三十四联队沿修仁（今属荔浦县）—四排—寨沙—鹿寨—雒容—三门江—柳州等城乡路线入侵；六十八联队沿四排—运江（今属象州县）—江口—柳州等城乡路线入侵。

第十三师团率一〇四、一一六两个联队。一〇四联队沿永福—黄冕—鹿寨—洛埠—柳州等城乡路线入侵；一一六联队沿永福—理定—黄冕—中渡—东泉—柳城—柳州等城乡路线入侵。

中国军队抗击

在铁道沿线，中国陆军九十三军第八师、四十六军新编第十九师，由永福县境到黄冕乡理定村以北山地一路布防，节节抗击。1944年11月4日到5日，日军第一〇四联队猛攻中国军队防地，突破防线；5日攻陷矮岭火车站；6日在理定至幽兰一线遭到顽强抵抗；7日晚侵陷鹿寨镇；8日从雒容县城侵入柳州市郊区洛埠村（时属雒容县）。日军第一一六联队随后跟进，6日在黄冕乡渡过洛清江，入侵中渡县城。6日和7日，分为两股，一股进犯柳城县太平镇；一股进犯该县东泉镇，中国军队抗击后退入四十八弄山区。

在桂柳公路沿线，中国陆军二十军在修仁、头排（今属金秀县）、四排、寨沙等地一路布防，节节阻击。11月4日，日军第三十四联队进攻修仁县西隘口，遭到反击，伤亡惨重，大队长中井郡次郎少佐被击毙；6日下午5时，日军突破防线进入今四排乡；7日，日军突破阻击侵陷榴江县城寨沙镇，然后经鹿寨镇沿公路渡过脚板洲，夜半攻陷雒容县城；8日12时，侵占三门江渡口，紧随跟进的日军第六十八联队进入今四排乡，即脱离公路转入山区，7日下午6时经上司屯侵入运江乡（时属雒容县）柳江下游渡河点，并强抢船只，渡江攻击柳州。该路中国二十军抵抗后，避其锋芒，或转入今金秀县

大瑶山区，或撤往桂南。

反击日军扫荡

民国 33 年（1944 年）11 月，当时境内雒容、中渡、榴江三个县城及今四排乡相继失陷后，广大民众在中共党员、进步知识青年及爱国民主人士组织领导下，形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恢复乡村政权，成立各种抗日组织，保家卫国，反击敌人吞食扫荡。

邓山村反扫荡 1944 年农历十月初二，日寇 100 多人进犯今鹿寨镇邓山村。邓山村抗日联防分会会长莫秉珍立即集合抗日自卫队，据守高地、要地；官碑、公相、杨柳等村庄抗日自卫队 300 多人闻讯赶来支援，日寇见四面八方都有民众抗日武装，不战自退，群众生命财产因之未受损失。

金顶村反扫荡 1945 年 1 月 9 日，一小队日寇 30 余人由今平山镇到孔堂、户堂、金顶等村庄掳掠。金顶村在柳州读书回乡的知识青年韦道学、韦道高、韦道楷等兄弟，联络村中青壮年奋起反击，将日寇三人击伤跌落入水沟中，其余日寇慌忙丢弃所抢耕牛财物逃回今平山镇。

木利村反扫荡 1945 年 1 月 20 日，日寇百余人蹿扰木利村，妄图抢掠。木利村抗日联防分会会长莫绍义，迅速指挥抗日自卫队固守村寨，当即击毙闯入村中的 3 名日寇，敌我对射，战斗激烈。雒容、柳江及修仁三县抗日联防自卫队 300 余人赶来支援，与日寇在高猫岭、环番岭两处展开激烈争夺战，又毙敌 10 名，缴获战马 1 匹，步枪 7 支，子弹 200 余发。自卫队占领环番岭高地后，日寇败退鹿寨城。

龙江乡抗日 民国 33 年（1944 年）12 月 8 日，韦玉敏、林茂生（均系中央军校六分校学员）在龙江乡组建抗日自卫队，初时仅有队员 12 人，步枪 10 支，韦、林二人分别任正副队长。自卫队成立后，在各村巡逻、放

哨，以防备日寇偷袭，烧杀掳掠。

民国 34 年（1945 年）元月 15 日下午，林茂生带领 4 名联防队员到大河村巡逻，与日伪军 30 多人遭遇，战斗随时打响。队员林亚五右脚中弹骨断，林茂生趋前抢救，右手亦中弹负伤，他立即滚身在屎水坑中，使用左手及双脚装弹射击，击毙日伪军 2 人。其他队员闻声赶来支援，击退敌人，将林茂生抬到山洞中抢救。林亚五流血过多不治身亡。林茂生经治疗一月后伤愈。

3 月 16 日，韦玉敏和李亚发 2 人站岗放哨，日伪军 30 多人欲从小路进村偷袭。韦、李 2 人发觉后，隐伏在草丛中射击，击毙日伪军 2 人。战斗中李的漏壳步枪发生故障，二人连忙后撤。这时，又发现另一路 100 多敌人向村中扑来，危急中幸得其他队员赶来支援，在留仙坪阻击，与敌激战一昼夜，自卫队居高临下，毙、伤日伪军 321 人，敌人败退。

4 月 5 日，日伪军 200 余人驻扎在教化村吴家和丘家两屯。龙江乡抗日自卫队联络附近各村几个小队，夜袭吴家屯，经激战，毙敌 24 人；自卫队机枪手贺庆中弹牺牲。

5 月 19 日，龙江乡抗日自卫队在樟树坳伏击敌人，毙、伤日伪军 14 人。

木料村抗日 民国 34 年（1945 年）4 月 2 日，一小队日寇到今四排乡木料村抢劫耕牛财物，在鹅颈村被抗日自卫队截击，日寇恼羞成怒，遂与汉奸密谋，寻机报复。

4 月 6 日晚，日寇 60 多人突然包围十锦乡公所驻地木料村，占领村庄四周高地。抗日自卫队和群众 50 人在队长、村长带领和中共地下党员李明（解放后，曾任玉林地区副专员）鼓动下，仅凭步枪 12 支、粉枪 16 支、抬枪 2 支、土炮（用大松木挖空制成）1 门，依靠围墙与村中炮楼掩护，奋起抗击。

4 月 7 日天刚破晓，日寇开始攻击，往村中开炮打枪，当即炸死群众 1

人，炸伤3人（李明右臂负伤）。守卫在温家港的梁启寿、梁启玉、梁启承、梁启基4名队员遭到日寇机枪疯狂扫射，他们依靠炮楼掩护，寸土不让。队员梁启玉发现敌人机枪火力点后，告知另一队员李开华，他连发3枪，击毙敌人机枪射手，缴获歪把轻机枪1挺。

队员李开瑶一人守卫通往村外横跨木料河上的唯一小桥。他发现敌曹长挥刀指挥日寇企图夺桥冲进村中，即举枪将敌酋击毙，敌人仓惶抬尸后撤。

守卫在南门的自卫队员及群众，待敌人进入射程后，步枪、粉枪与土炮齐鸣，打得日寇抱头鼠蹿。

4月8日清晨，为了保存实力及全村群众安全，队员吴勋等4人拟掩护群众向大旺村方向突围。日寇发现后立即用强大火力封锁，大部分群众因此仍被困在村中。

日寇又开始进攻，莫家巷是敌人攻击重点。守卫在这里的自卫队员覃光林等7人毫无惧色，门楼被打开大洞，他们用门板堵上，继续战斗；墙壁被炮弹炸开，他们转入民房，凿墙穿洞，与敌人展开激烈巷战。年近六旬的莫玉昆老人，奋战前沿，壮烈牺牲。激战中，新村、太平、中平、平地等村庄抗日自卫队及榴江县务本乡民团赶来支援，因被敌阻击未果。

4月8日下午，民众抗日武装弹药将尽，火力渐弱，敌人乘机缩小包围圈。用小炮轰塌围墙，并搬来大量柴草，准备焚烧房屋。情况危急！中共地下党员李明与自卫队领导人及群众商议，分析敌人来犯，目的在消灭民众抗日武装，为保护多数群众安全，决定将枪支埋藏，用数套男装衣服丢弃在村后河边沟旁，伪装抗日自卫队已突围的假象，以迷惑敌人，然后放他们进村。日寇端枪举刀威逼群众集中后，追问自卫队下落，村民一致回答：“自卫队泅水过河走了，我们都是老百姓。”敌人一无所获，兽性大发，抢劫财物，

屠杀群众，奸污妇女，还抓走不少青壮年男子，三天后撤退。被抓青壮年中的一些人，至今生死下落不明。

三伯村反扫荡 民国 34 年（1945 年 6 月）底，日军百余人驻扎三伯村，妄图跨河过白石村抢粮抢猪抢牛。三伯村抗日联防分会会长韦庆寿带领抗日自卫队，配合白石村抗日自卫队坚守河滩，阻击敌人渡河。榴江县集中自卫总队 200 多人赶来增援，抢占村中前高地，经一天激战，毙、伤日伪军 24 人，迫使敌人退出三伯村，撤往鹿寨城。

收复沦陷国土

1945 年春末夏初，国际反法西斯侵略战争取得节节胜利，日军败象已呈，中国军队开始转入战略反攻。

7 月 6 日，中国陆军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汤恩伯）中路军，由贵州省出发，三十九军沿湘贵黔铁路向东，继而向北反攻，追击前进，克服柳州后并攻占洛埠村（时属雒容县）；7 日攻克雒容县城；接着一部沿柳（州）、中（渡）公路追击到今平山镇的大阳村；8 日上午 8 时克服中渡县城；另一部则沿湘贵铁路线向北攻击，9 日克服鹿寨镇；其中一支沿桂（林）、柳（州）公路北进，13 日收复榴江县城寨沙镇，并继续前进，攻克今四排乡并追击败退修仁县境之逃敌。

7 月 14 日，两支中国军队由鹿寨镇和中渡县城进击黄冕乡火车站，会同攻克黄冕乡，并沿湘桂铁路往北，追击败退永福县境的敌人；另一路，则由中渡县城穿越四十八弄山区，攻击向百寿县（今属永福县）逃窜之敌。

至此，雒容、中渡、榴江三县及四排乡（时属修仁县的四达、十锦、洞底 3 个乡）沦陷的国土，全部收复。在中国军队反攻追击，日寇节节败退过程中，铁道和公路两侧乡村的抗日自卫队与民众，主动配合军队作战，侦察

带路、破路设卡，伏击侧击和夜袭敌人，斩获颇多。

附：《日寇入侵群众生命财产损失统计表》

日寇入侵群众生命财产损失统计表

项目 数 目 县 别	乡村街（条）			户 口			被 杀 害	受 重 伤	受 轻 伤	染 病	拉 夫 失 踪 死 亡	被 烧 房 屋	其它损失						
	总数	受损	%	总数	受损	%							大米 。担	谷 子。 担	牛 。头	马 匹	猪 、头	与其 它物 资合 计	人 均 损 失
中 渡	52	42	89.77	7403	3119	42.018	318	140	560	23000	4182	1128	6878	131426	3127	438	5772	1442768元	35.92元
雒 容	87	70	80.46	10172	4403	43.316	167	210	840	8750	2224	1002	17404	103767	2934	419	12959	2330305元	46.92元
榴 江	92	71	77	11704	5272	45.043	175	456	1826	12400	3050	1250	35570	194498	7167	308	130793	2319463元	35.94元
备 注	与“其它物资合计”一项，指谷、米、牛、马、猪以外的财物；折价合计“元”，则为当时货币。																		

临 危 受 命

——周公谋家乡抗日锁记

周 民 震

从一封来信说起

大约上世纪 80 年代中，桂林图书馆资深研究馆员名涛先生给我寄来一封信，抄录了我父亲周公谋在抗战时期发表的两首诗，兹照录如下：

闻某老同志从贼消息

元佑名先列党碑，如何晚菊作秋葵？披发左衽贼呼父，知否巢危卵亦危。

闻广州失陷

珠江一夜黑风高，铁骑胡笳撼怒涛。锦绣南都惊陷落，书生空哭匣中刀。

名涛先生在信中写道：“上录七绝二首，系 1939 年 5 月 10 日创刊的桂林《逸史》杂志选登的乡前辈周公谋先生前此的旧作。第一首约作于 1939 年元月初，时值大汉奸汪精卫于 1938 年底公开投降日寇，先生即赋诗斥之……。第二首作于 1938 年 10 月日寇侵占广州之后。两首诗充溢着爱国忠愤之忱，于时传诵人口，故为《逸史》创刊号发表，以励国人抗战，极为难得。……”

周公谋，壮族，生于 1893 年 4 月 24 日，广西鹿寨城关乡新村人，当时属榴江县管辖。满清末年在桂林读新学时，成为反清学生运动的主

要领导人之一，被督学开除后，去上海复旦大学深造，经革命党人协助，东渡日本留学，就读于名校日本早稻田大学，获硕士学位。回国后曾任中山先生机要秘书。后中山先生派任他为桂林县县长，后调任大本营兵工委员兼东莞县县长，中山先生辞世后，他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由于国民党内部派系纷争，他与蒋介石派系不合，备受冷落，成为政坛上的失意政客。又由于他资历深厚，蒋介石只给他挂了些“虚衔”“闲差”，如国民党中央设计委员、国民党革命勋绩委员会委员，并授予“国民党元勋”称号。“七、七”抗战开始，他带领全家老小从上海回到桂林，后又迁移鹿寨家乡。我和民霖弟的小学课程大部在桂林和鹿寨就读的。由于我和民霖是父亲七个子女中最小的两个，又与其相处时间较少，因此对父亲的经历不甚了了，只知他 1949 年随反动政府逃离大陆，流落香港数载，晚年决心脱离反动阵营，回到沈阳二哥周云处定居。因此，对其一生的经历功过，我们无法作出全面评价，但是，在 1944 年秋至 1945 年夏日寇侵占广西家乡期间，我们亲历和目睹了父亲在敌后家乡领导抗日斗争的一些情况，虽然那时我们还是十至十二岁的孩子。在纪念抗战胜利 60 周年之际，我们愿作一粗略回顾，只是记下家乡历史的一点纹迹吧！

战 时 县 长

1944 年深秋，日寇沿湘桂铁路大举入侵广西，家乡榴江县鹿寨中渡等一带于十一月初全部沦陷。在这之前，本来全家可以撤退至大后方如四川云南等地，但父亲执意留在敌后家乡，因为我们家乡一带民枪很多，

而他在家乡又有较大的影响及号召力，组织游击队伍抗日条件很优。于是在 44 年夏季，就先把我们全家老小作了避难的安排，哥哥们到后方读书，母亲领着祖母、我和弟弟到中渡县著名的大山窝：“四十八弄”，他自己留在鹿寨联络各方人士，宣传组织敌后抗日的事宜。

日寇攻陷桂林后，长驱直入，一路烧杀掳掠，祸害百姓，自不必说。而从此我们一家四分五裂，与父亲失散了。我们寄住在崇山峻岭深处的小村寨里，祖母病卧在床，无药少食，苦熬度日，又担心父亲的安危，愁得母亲整天以泪洗面，忧心如焚！

大约一个多月后，父亲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真是喜出望外。父亲带着一位副官一位警卫还牵了一匹马，历尽千辛万苦才找到了我们。他告诉我们，榴江县的县长已逃之夭夭，县政府七零八落地逃在一个大山里，群龙无首。榴江鹿寨的各界人士及乡绅联名写信给柳州专员公署的尹专员，拥戴父亲出任县长，领导地方抗日。尹专员便恭请父亲出任榴江县的战时县长，组织抗日，保护乡土和百姓。母亲和祖母听了脸色骤变，有如大难临头，在这样险恶的情况下去当这个无钱无粮又无军警的县长，不是伸头去给敌人去割吗？祖母说，老蒋几百万军队都打不过日本人，你们那几个虾兵蟹将能掀起什么大浪？父亲严肃的说，这是“临危受命”啊！非同寻常！于是向祖母回忆了一段往事：父亲少年时聪颖过人，深得祖父母器重，卖田卖牛送父亲去读书。记得祖父病多，每次都是祖母亲自挑着行装，赤着双脚，一步步送着年少的孩子远离家乡，走二百里山路去桂林求学。父亲说永远忘不了祖母的大恩大德。但求学又是为了什么呢？不就是报效国家吗？父亲讲了历史上“岳母刺字”的故事，以打动祖母。祖母笑说，这个故事还是我讲给你听的呢！你那时

读私塾时逃学，你忘了？父亲说，没忘：尽忠报国！但我知道尽忠也要尽孝，所以我在上任前一定要找到你们，把你们安排好。祖母通了，说把我们一起带走吧！大家在一起，放心，有劫难一起扛着。父亲正为难时，母亲对他说，祖母和我们在一起，做儿子的更好尽孝，一切由我侍候就是。母亲是位知识女性，知书达理。早年在广州宋庆龄办的妇女组织里任职时与父亲邂逅结婚的。由于母亲的主意，父亲便决定带着全家一行人去榴江县拉沟乡六樟村“走马上任”了。不同的是坐在马上不是县官，而是我和弟弟，祖母乘轿，县太爷只好徒步上任了。一路上，罗副官在前面领路，避开大路平路，专走荒山牛路，羊肠小道，甚至夜不宿村，只为了避开敌人的耳目。这样折腾了两三天，祖母就不行了。只好在山沟里搭个草棚歇息寻医。那时兵荒马乱哪里找得到医生，没几天祖母就病歿归天了。父母痛失慈母，又无法举办葬礼送终，怎不令人悲恸欲绝！此时榴江县政府派了肖秘书等一行人来接县长急速上任，父亲连守灵三日的心愿都未能实现，便拜别祖母新坟，袖戴黑纱奔赴抗日前线，带孝杀敌，何等悲壮！

杀敌趣闻

自从父亲上任，这一带山区村寨立刻人气旺盛起来，群龙有首，顿时形成了抗日的中心。各路人马迅速向中心靠拢，打散的国军，走失的警察保安，散兵游勇，民间自发武装，地主庄园的卫队，甚至赌场的保镖，打家劫舍的惯匪……只要愿意抗日的，都派人来联络，要个番号，编入抗战队伍。各种人虽然动机不全相同，但日寇入侵使他们都受到了

严重损害，当然保家卫国的志向和热忱是主要的。加上父亲上任时发表了一个“抗日宣言”之类的文告，起到了动员和凝聚的作用。甚至周围一些县的武装，也打破界线前来聚集。我印象里见过修仁县长主动来商讨联合抗日。父亲广泛联络各部力量，给予各种抗日军番号，比如我记得有叫“抗日别动队”的，有叫“抗日保安团”……听说他们经常攻打零星的日伪军警，破坏交通线，骚扰城镇敌巢，劫掠敌人枪支物资，杀敌领赏，护家保村……等等，总之，榴江鹿寨中渡一带的抗日烈火就从这个小小的拉沟乡六樟村漫延开去了。因为当时我们年纪还小，见闻有限，只就点滴记忆，录下几则真实的抗日故事。

有一天午后，我和民霖弟正在六樟村“县政府”门前玩耍，见一农民挑了两个麻袋来，放在门前就进门了。我们好奇的去摸，看里面装些什么，一头麻袋装了三支日本长短枪，另一麻袋摸着像是柚子，于时我们便解开麻袋，伸手去摸，“这柚子怎么粘呼呼的，一定好甜。”再仔细一看，啊呀！立时脸色煞白，两眼发悚！原来是三个日本人的头。血糊糊的，死眼瞪着，呲牙裂嘴，吓得我们回头就跑，边喊：“死人头！”正好与那位农民撞了个满怀，农民说：不是人头，走鬼头！日本鬼杀了我们多少人，我挑回去祭灵的！后来我们听说，日本人头还可以到县政府领赏呢！以后凡有人挑麻袋来政府领赏的，我们不仅不怕，还欢呼起来，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在日寇侵占榴江县后，一共砍了多少个鬼头，已无从知晓，但这大大地长了中国人的志气，灭了敌人的威风。传闻日本鬼惊呼：广西人的……砍头的……可怕可怕……。这已在当时县内外广为流传的一个笑谈了。

另一件抗日趣事也广为流传。听说我们村里有一位潘姓农民，身轻

体瘦，象个猴子，又兼胆大心细，足智多谋。他常混进日本人的营地里偷枪，屡屡得手，犹如囊中取物！有一次他半夜摸进敌巢，先躲在门外草丛中，见一日本兵开门出来小便，乘机溜进门去，穿起床前放的日本军装，再扛上一支大盖步枪，大摇大摆地走出门来。令人敬佩的是，所有这一切动作，只用了一泡尿的功夫！小便完了的日本人回屋关门继续作梦，第二天一早当这个尿尿的日本鬼子找不到衣服和步枪时，潘农民已经准备笑着去领赏了。

还有一个人给我印象极深。此人又黑又壮，留个平头，嘴阔唇厚，其貌不扬，但说话声如雷鸣，坦怀豪放。腰间一支德制快机驳壳枪；怀里还有一支大烟枪。人称他双枪老六。至于姓甚名谁无人知晓。这一带财主富户都怕他，因他嗜赌如命，赢了钱济贫，输了钱劫富。他无家无亲，单人匹马，特立独行，从不结团伙。原来县政府也通缉过他，悬赏二百光洋抓他，但他悬赏五百光洋要县长的脑袋。县长害怕了，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相安无事算了。这位老六现在居然亲自上门找父亲，一不称县长，二不叫司令，只呼“周公”。他说，我老六是个土匪，杀过人，抢过钱，但我也是中国人！他娘的日本鬼子凭什么来祸害我们，我惹了你还是欠了你？我杀了你老子还是奸了你老婆？你那么狠心，连小孩都不放过！周公今天若要抓我毙我随便，如果免我死罪，我就去杀日本鬼来赎罪！县政府有些官员对他法办与否意见不一，父亲笑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全民抗战，保卫国家，只要改邪归正，杀敌立功就好！父亲的一席话使老六感动万分，当晚独自喝了两瓶三花酒，然后跪拜在父亲脚下，说，老六从此卖命报效周公！父亲扶他起来道，不是报效我，是报效国家！千万别搞错了！老六半醉半醒说，我老六人一个卵一条，都

交给国家了！

于是，传来某镇维持会长突然暴死街头，某日本骑兵团夜遭火灾，损失骡马十数匹，某河流发现日本兵尸体漂浮水面……等等传闻，也不知是真是假，也不知是谁干的？从此再也没见过老六的影子，可我总感觉这些都与“人一个卵一条”交给国家的老六会有点干系的。

鹿寨有条洛清江绕城而过，当时是一条很繁荣的交通要道，上通桂林，下达柳州，然后汇入西江直下广东。日寇占领期间，常利用此通道运送给养，偷运抢劫的财物。记得父亲曾派出最强的抗日队伍去骚扰阻截，奏效甚微。敌人把木船都进行了改装，船舷加了沙袋，船头船尾架了机关枪，重要的大船还有小钢炮，武装到了牙齿。这对于土枪单筒组成的抗日队伍是块难啃的硬骨头。父亲说，只可智取，不必硬拼。于是父亲亲到队伍中挑选了十几名青壮年，教他们学会一些常用的日语，穿上从日军死尸上剥下的军装，扮成一小队日军，在河边巡逻。当满载军用物资的木船路过时，便用日语喊话，要他们靠岸。日寇见是自己人分外亲切，迅速靠岸，这时埋伏在河边树丛中的抗日队伍猛烈开火，把船上押运的日本兵全部消灭，迅即运走战利品。老百姓嘲讽的唱着山歌庆祝胜利：“日本鬼子真稀奇，自己人打自己人”。

这个流亡在大山窝里的县政府，抗日的名声越来越大。这时日本在国际战场上已处于被动局面，拿不出更大的兵力来对付沦陷区的游击武装，但也不甘对鹿寨一带的局面等闲视之。便派了几个汉奸潜入山区侦察，梦想一举端掉这个拦路“祸根”。不料这些汉奸还未进入拉沟乡就被民众抓获，并当场枪毙了一个为首的，经教育后，放了一个报假情报的，说榴江县政府害怕皇军，早已逃散了。游击队伍都是国军埋伏下精

锐部队。日本人听了吓得面面相觑，少惹麻烦算了。

救助中国飞行员

1945 年春末，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已接近尾声。意大利倒了台，希特勒摇摇欲坠，日本仍作垂死挣扎。但他们的军事优势已渐失去，首先是空中优势，美国的飞虎队、苏联的志愿空军和已具规模的中国空军联合作战，把日本空军压得喘不过气来。从围洲岛战略机场起飞的日本轰炸机战斗机，过去是轰炸华南的空中霸王，如今也大大收敛了，但双方争夺空中优势的空战仍很激烈。

有一天，碧空万里，忽闻飞机轰鸣声，只见一架双翼中国飞机歪斜着在低空飞行，显然这架飞机与日机作空战后负伤返航的。突然飞机尾巴冒烟欲堕，大家正着急时，见三朵“白花”闪现空中，飘落而下。许多人以为是扔下炸弹，纷纷逃遁。父亲急呼：快去救飞行员！立即派一队武装士兵去搜救，因为他知道日本人也会迅速去搜捕他们，此刻速度就是生命，就是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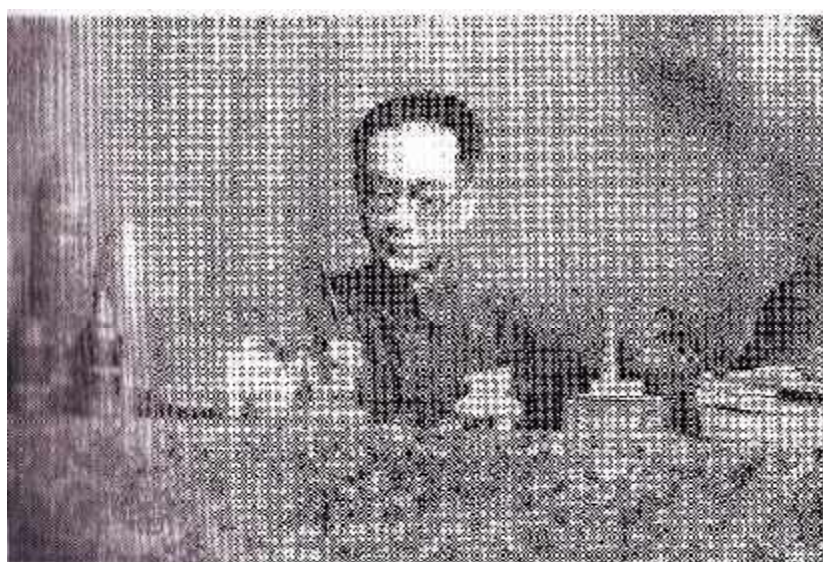
三位飞行员落在一大片莽莽荒山野岭之中，日本人不熟路径，又不敢轻率深入，只好望山兴叹，他认为飞行员人不摔死也会被虎狼吃掉，便悻悻而去。我们的士兵绕小道攀登，劈荆斩棘，在山中细细寻找。两天两夜才发现已奄奄一息的三位飞行员。

当把他们抬回六樟村时，周围村民纷纷来看这些从天而降的神兵天将是什么样子，象封神榜里的哪咤吗？我还记得三位飞行员有一位叫李懋竹，年约廿多岁，白皮细肉，象个书生。另一位罗叔叔年长些也不过三十左右，黑面瘦削。他们经过精心调养后，没过几天就生龙活虎了。李叔叔对父亲说，没想到在这样僻远的山野里，民众的抗日热忱如此之

高，政府艰苦卓绝坚持抗战，中国绝不会亡，我们志愿留下来与你们一同作战，直到胜利。父亲说，国家对你们有重托，怎能在这里大材小用？将尽快护送你们回昆明基地，重上兰天！现在先养精蓄锐，以备路途艰辛险恶。

李懋竹三人住在村里，天天好肉好饭款待，多是民众自发送来的，有些壮家过年过节才做的美食如豆腐园、油堆、枕头棕、鸭血酱等都奉献给英雄尝鲜。感动得他们热泪常溢，赞叹不已。闲时拉起二胡唱板京剧给老乡听，老乡也唱几段调子回敬他们，我和民霖弟常去李叔叔那里学英语。他总拍我们脑袋叫：“good boy”《好孩子》。

有一天吃午饭时未见他们，以为他们去附近山泉洗澡了。到了晚饭时还未见，父亲才慌了手脚。立即派人四处寻找。直至第二天午后才找到。原来他们去寻找飞机残骸处，想把机上的那挺机关炮拆卸回来，让日寇尝尝厉害。当然他们无法找到残骸，它已滑落到很远的山丛中了。父亲很理解他们的心情，一句责难也没有，只是从此暗中保卫得更严密了。



抗日战争时期的周公谋

随着 1945 年夏季到来，德国法西斯全面崩溃，日本人如惊弓之鸟，开始往北撤离。早已按捺不住的飞行员又向父亲要求尽快送他们回部队，以便赶上最后狠狠打击日寇。那一天，我们兄弟俩按时去李叔叔那里学英语，只见空屋不见人，大觉奇异，便大声呼喊去报告父亲，父亲立即紧张的捂住我们嘴巴。后来才知：昨晚半夜，一个排精干士兵，由罗副官领着悄然把他们护送启程了。要绕山攀崖，越水穿林，历经磨难才能到达目的地。父亲说，此事绝密，除我外就是你们兄弟知道。我们听了，一方面离情难舍，另方面豪情满怀，飞行叔叔快要重上蓝天去消灭日机了，而父亲居然把“绝密”告诉我们，觉得一下子长大成人了！

日本投降后，父亲离开了战时县长岗位，挂着广西省参议员的头衔去南京谋职去了，我和民霖随母我们定居柳州。有一天，我们放学回家，见客厅里挂着一帧大镜框银起的褒奖状，褒彰父亲在艰险条件下，救助三名飞行员并护送他们安全返队。署名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

母亲说这是南京派专人送来的，格外隆重。我们并不关心什么奖状，急切问：李叔叔罗叔叔呢？他们在哪里，问起我们吗？母亲说，李叔叔他们回到部队正好赶上参加了最后胜利的战斗。母亲随即拿出一封信给我，我兴奋无比的展读起来。啊！他真的问起了我们，考上初中了吗？还继续学英语吗？最后还称呼我们“good boy”呢！

走笔至此，算了算竟过 60 年了，不禁惊叹逝年如飞。如今他们在何处？台湾？美国？也许还在大陆某空军干休所里离休呢！他们也有 80 多 90 岁了吧！我坚信他们一定还健在人间，我多么殷切的想见到他们，但在这 13 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中，又怎么能找到他们呢？

对于家乡抗日的事，我只回忆了这一鳞半爪的见闻，权当参考，不作史实，闲时读读罢了。

两败日本鬼

●沈光明

1944年冬天，日本鬼子入侵广西期间，雒容县（今鹿寨县雒容镇）马步村出了两个人物。他们是叔侄俩。叔叔沈寿甫作事果断，侄子沈文笔善断多谋。那时，伪雒容县府已经逃散，一场兵灾即将来临。官不抗日民抗日。为了保境安民，沈寿甫、沈文笔动员村里人有人出人出枪出枪，组织了一支有三、四十个青壮年参加的“村卫队”，进据村前险要牛仔山。

牛仔山在桂柳公路、湘桂铁路边沿，山不知名，但地处要冲。它西北距雒容县城八华里，南距马步村四华里。与环绕于马步村西南的长冲坳、马步岭逶迤相连。高踞山顶，极目可达二、三十里。

马步“村卫队”进据牛仔山之时，雒容县城已陷敌手。鬼子在铁路、公路的交通要冲雒容、对亭、俄洲、鹿寨等地都设了据点，扎下重兵，且三天两日窜到附近的村庄烧杀掳掠，百姓饱受荼毒。

一日，驻扎在雒容县城的二、三十个小鬼子，打着一面“膏药旗”，气势汹汹地从盘古村向牛仔山奔来，窜进山前的岩面村打掳。这时，岩面村已“坚壁清野”——粮食入窖，六畜上山，村民逃散，村里空无一人。鬼子进村搜掠半日，一无所获便出了村子，继续向牛仔山腹地奔进。边走边“开路，开路”地狂叫，“喀咯，喀咯”地放枪。当鬼子暴露在据守牛仔山上的马步“村卫队”眼底时，一个个恨得咬牙切齿，热血沸腾。尽管他们手中只有“七

九”、“漏壳”、“鸟铳”、“单响”等劣质火器二十多支，弹药又少，但保境安民，胆气雄豪。当鬼子拐过山弯，进入山脚下的开阔地时，只听得山半腰发出几声大喊，“叭”的一声，沈寿甫打响了马步村抗日的第一枪。几乎与此同时，埋伏在山腰上的二十多枝火器，居高临下，“劈劈叭叭”，一齐向鬼子开火。刹那之间，枪声大作，小鬼子被打得懵头转向，哇哇乱叫，丢盔弃甲，仓皇逃命。

战斗结束，马步“村卫队”伤敌数人，拾获三八大枪一枝、“膏药旗”一面，钢盔数顶，大获全胜。而小日本鬼子却不肯服输，次日清晨又开来马兵二十多骑，妄图报复。尽管鬼子骑兵来势凶猛，狂扫乱射，但马步“村卫队”凭借牛仔山天险，沉着应战，相机制敌，又一次把鬼子打得魂魄出窍，鸡飞狗走。小日本鬼子迭经惨败，心惊胆颤，从此龟缩雒容县城一直不敢觊觎马步村。

夜闯日本鬼子窝

● 沈光明

阿九，姓黄，原籍广东。家境贫寒。因之，十四、五岁便流落广西，在雒容县（今鹿寨县雒容镇）塘边村一财主家干“半耕锄”。到二十岁上，阿九已长成一米七的个儿。豹头环眼，虎背熊腰，膂力过人。

那一年（1944年）秋季，日本鬼子入侵广西，雒容沦陷。境内，湘桂铁路、桂柳公路边上的村庄，早已举村向山区旷野“逃亡”。这时，阿九的东家已逃到仙姑岭。遵东家之嘱，阿九则来往于仙姑岭、塘边村之间照顾两头。

有一日，阿九由塘边村去仙姑岭，在路上遇着一个刚由俄洲村鬼子窝里逃出的后生哥。他对阿九说：扎在俄洲村的那三四十个鬼子凶得很，见人抓人，见物抢物。现在已经抓到了十几个老百姓，听说是抓给过往俄洲的鬼子做夫子用的。每天早晨，鬼子就令被他们抓住的人，一个个脱得一丝不挂地绕着村里的晒谷坪跑步取乐，晚上则关在一幢院子里。这后生哥是在跑步时冒死逃出来的，逃到狮子山遇上自己人才得了一身遮羞的裤褂。“X他娘！”阿九听了，气不打一处来，“中国人可杀不可辱。鬼子不是娘养的。不揍他个小日本，我阿九誓不为人。我今晚就去闯一闯，把那些兄弟姐妹救出来。”

阿九是个血性汉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那天，当日头才落山，月亮才露脸时，他已邀集了四个哥儿兄弟们，各自都带上“家伙”，大步流星地下了仙姑岭。

这一日，正是农历九月月中，风清气爽，月色溶溶。阿九们下了仙姑岭，踏着月光，逢山过山，逢水过水，越过狮子山，进抵俄洲村，月亮正移到中天。这时的俄洲村，除铁桥两岸的桥头堡闪着两点昏暗的亮光，离铁桥两千米、扎着鬼子的那座财主院落的屋顶冒着青烟外，村子里什么动静也没有。月明人静夜，正是救人时。为了防备打草惊蛇，阿九叫那四个哥儿都留在村外，守住由铁桥入村的道口，监视桥头堡里鬼子的动静，他则独自摸向扎着鬼子的院子察看虚实。

阿九布置停当，很快就侧身闪到那幢院子。他“猫”到大门边探头一看，只见大门是敞开的，只有一个鬼子搂着三八枪倚着门边打盹儿。阿九无意惊动这个站岗的鬼子，所以不从大门闯进去，而是绕到院子的后墙，翻身上了屋顶，然后揭开几块瓦片向屋子里瞧。这幢大屋的楼板已被鬼子撬去当柴烧了，阿九揭开瓦片，便见三间正屋的中央各烧着一堆火，三十多个鬼子都向

着火堆合衣躺着，而那些刀刀枪枪一字儿挂靠在墙根儿上。阿九见此情景，禁不住馋得心头痒痒，他几次想跳下屋子去抓它几杆三八枪，但又怕捅了马蜂窝，抹不上蜜反遭刺。他很恨自己没有手榴弹，否则扔下去三五只，定叫鬼子“一锅煮”。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阿九不识字，更未曾读过兵书，可是他胆大而心细，知道此情此境莽撞不得，还是慎重点儿，把人先救出来要紧。因此，他便弓着身子从正屋屋脊沿着天井围墙到了前院。前院是三间小屋，被鬼子抓来的十多个人被关在首间。这间屋，门上插着大铁锁，窗口被断头砖堵着。阿九从墙上跳下天井，刚捅开窗口上的两块半截砖，被关在屋里的人已全都警觉起来。阿九趁着月光呶了呶嘴，并向他们作了个手势，眨眼工夫，窗口上的半截砖已然全被掏开。阿九用五寸刀削断了两根木头窗栅，那十多个男男女女，一个紧跟着一个地跳出窗外来……

“八格牙鲁，死了死了的！”当阿九领着大伙儿冲出大门向狮子山方向奔去时，那个搂枪靠在门边打盹儿的鬼子方才发觉。只见他“哇哇哇”地怪叫一阵之后，便胡乱地放了几枪。枪声一响，院子里的、桥头堡里的鬼子全炸了锅：喊声、枪声闹成一片。这时在铁桥道口监听鬼子动静的那四个小伙子，听到鬼子一片混乱，知道阿九救人已经得手，也乒乒乒乒地放了好几枪，表示接应。这一夜，俄洲的鬼子兵大败亏输，“喀咯，喀咯”地胡乱放了一夜的枪。正是：血性男儿强中强，敢闯狼窝救老乡；来无踪迹去无影，气得鬼子乱放枪。

三十功名尘与土 八千里路云和月

——抗战之初投奔八路军、新四军的鹿寨人

● 吴 狄

周 彤（1911—1968），原名仕义，中共党员，榴江县鹿寨镇人。

周彤少年时代在故乡读书，1932年升入广西省立第三中学（今桂林中学），毕业后考入上海蒙藏学院，在学院中受进步思想影响，于1936年3月秘密参加中国共产党。之后，奉命在北平、西安等地做地下工作，负责党内交通及对外宣传活动。

1938年9月调陕北公学学习，结业后分配到抗日军政大学总校工作，负责组织和保卫。抗日战争末期和解放战争期间，在华北及东北解放区从事城工与军管会安全保卫。

1949年11月随军南下参加解放广西战役。广西解放后，被委派为梧州市首任公安局长，后调任柳州市公安局长，为肃清敌伪残余势力、巩固新生政权做了大量工作，后任柳州市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兼市长。

1957年冬被错划为“右派”。1968年“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获平反昭雪。

周一峰（1915—1991），又名民风，中共党员，壮族，榴江县新村人。

1935年周一峰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时接受进步思想，积极投身抗日救亡学生运动；1938年2月参加中国共产党。之后，被派到江苏省国民党地方军队中从事兵运工作。1942年后，历任中共苏中四地委委员、组织部长和军分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

1946年解放战争中，任团政委，率部参加苏中“七战七捷”之役，旋坚

持敌后斗争，担任苏中九分区政委和地委书记。

全国解放后，1949—1955 年，周一峰担任中共松江地委副书记、苏州地委书记和苏州市委书记；1956 年任江苏省副省长。

“文化大革命”中周一峰受迫害，蒙冤 10 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获平反，恢复工作，先后担任江苏省建委主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政府常务副省长及中共十二大代表与六届、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3 年至 1985 年，周一峰年近七旬，仍接受中央委托，率领工作组到广西、安徽两省区工作，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正确执行方针政策，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和建党工作问题，完成中央交办任务，深受群众好评。

1991 年 4 月 30 日，周一峰病逝于南京。

张望明（1913—1994 年），又名存堂，中共党员，中渡县中渡镇人。

张望明在中渡两等小学毕业后升入广西省立第四中学（今柳州中学），在学校中接受进步思想影响，参加学生运动，成为中坚骨干。1938 年春到延安，同年七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在陕北公学结业后，分配到八路军野战部队政治部门从事组织、宣传工作；解放战争中在师、团两级政治部门亦从事该项负责工作。

1955 年 3 月，任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人民武装部副政委、政委。1958 年转业到黑龙江省人事厅工作。离休后定居桂林市。1994 年病逝于桂林市。

林 芳（1921—1980），原名中萱，中共党员，壮族，雒容县角塘村人。

1935 年前后，林芳在家乡读书受进步老师和同学影响，阅读不少进步书籍，特别是《社会发展史》一书，对其影响尤深。升入广西省立四中（今柳州中学）后，年岁日增，思想更为激进，遂萌发参加革命实际行动念头。

1938 年春，林芳与几个同学经桂林八路军办事处秘密安排，投奔延安报

考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同年6月参加中国共产党。

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至1946年夏天抗战胜利，林芳一直在延安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政治部烽火剧团工作，历任政治宣传员、分队长、政治指导员及教育科长等职。

三年解放战争期间，林芳在东北军区和第四野战军某部任团副政委、团政委，参加过辽沈、平津、渡江诸役；解放广西战役中，任解放军某师政治部主任。

1950年初县境土匪暴乱，形势严重，为加强领导，1950年10月，林芳调离部队，被任命为中共雒容县委第一书记（因原已任命有书记），负责全面工作。到任后，发动依靠群众，在解放军主力部队支持下，很快平息匪乱。1951年6月，雒容、中渡、榴江三县合并鹿寨县前，调任柳州专区公安处长；后任桂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局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和广西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党组副书记，在肃清敌伪残余势力、巩固新生政权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1958年春被错划为“右派”，蒙冤20载，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获平反昭雪。1980年在南宁病逝。

◆ “钢铁卫星”是怎样上天的◆

尘封的记忆

——鹿寨县大办钢铁大事记

● 沈光明

1、1958年5月，党中央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工业“以钢为纲”的方针。8月，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决定1958年钢产量的任务为1070万吨。9月1日，党中央发表了北戴河会议公报，要求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吨钢而奋斗。全党全民大办钢铁，由此兴起。

2、1958年7月12日，广西区党委根据中央部署，发出了“关于立即动员全党全民大力发展钢铁工业”的指示，确定全区全年生产钢材20万吨以上、生铁40万吨以上的任务。要求各地（市）、县、乡立即动手，大力发动群众，解放思想，采取边勘探、边开采、边建炉、边生产的方法，自力更生，土法上马，遍地开花，大办钢铁。

3、1958年8月，鹿寨大办钢铁开始启动，抽调人力、物力，在英山、黄腊建立4个炼钢基地，计划建造100座小高炉。

4、9月8日，柳州地委召开县委书记会议，要求加快钢铁生产步伐，尽快形成全民大办钢铁热潮。

5、9月9日，鹿寨县成立钢铁生产办公室。提出了“要钢水沸腾，铁水奔流，硬夺全国第一”的口号，并调集80多名干部、11000多名劳动力开赴各炼铁基地。

6、9月17日，鹿寨全县已建成炼铁小高炉110多座。同一日，柳州地委召开电话会议，要求加快钢铁生产进度，扩大生产规模；要求“学、赶、超”先进，大胆放“卫星”创奇迹。并决定在鹿寨县成立钢铁生产临时工委，

由地委委员、柳江县委第一书记覃宝龙任工委书记，坐镇鹿寨专抓钢铁生产。同时，在英山也成立了工委，负责领导英山、大阳、中渡三个炼铁基地。

7、9月22日，区党委召开钢铁生产电话会议。

8、9月24日，鹿寨县委向各乡、各钢铁基地传达了区党委电话会议精神。

9、9月26日，柳州地委作出“迅速组织钢铁生产大跃进”的决定，将鹿寨县作为地区钢铁生产的重点，给鹿寨下达了年产生铁6万吨的任务，并决定从柳江、融安、石龙三个县调集27000多人组成“远征军”支援鹿寨炼铁。至此，鹿寨县的钢铁大军已增至8万余人。

10、9月26日，鹿寨县首次放出一颗日产生铁105吨的“卫星”。

11、10月1日，鹿寨县再次告捷，又放出一颗日产生铁508吨的“卫星”。同日，鹿寨县召开广播电话会，提出“大战红十月，大闹卫星周”的口号，要求为完成全年6万吨生铁生产任务力争放出更大的“卫星”而努力奋斗。

12、10月7日，鹿寨县8072个土窑、968座高炉装炉点火，再次放出一颗日产生铁1226吨的“卫星”。

13、10月中旬，区内的罗城、柳城、来宾、玉林、南丹、忻城等地，大办钢铁告捷，先后放出了日产生铁万吨的“卫星”。

14、10月15日，环江放出了日产生铁6万吨的“大卫星”。

15、10月16日，鹿寨县委根据地委罗城会议和区党委要求10月份完成全年钢铁生产任务的精神，发起了“学环江、赶环江、超环江”的群众运动，要求“厂厂、社社、炉炉、人人”大放“卫星”，并广泛发动群众出奇谋，献奇计，大胆创造，大创奇迹。

16、10月17日，鹿寨县各炼铁工地、各公社全部改小炼为大炼，改小炉为大炉，利用岗楼481座、房屋1329间、石灰窑428处、碉堡59座、水利渠道59条、大山沟12处、大土窑8376个，统一在17日以前填料，17日下午2时点火，大炼生铁、烧结铁。

17、10月18日下午2时，鹿寨县放出了日产生铁20万吨的“特大卫星”。

18、10月19日，鹿寨县《干劲冲天报》在头版头条率先报导了鹿寨放出日产20万吨生铁“特大卫星”的消息，并印发了全红的“号外”。

19、10月20日，《广西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鹿寨县放出特大生铁“卫星”的消息，同时发表了《再祝鹿寨大捷》的社论。

20、10月21日，《人民日报》以《鹿寨炼铁一日，广西飞过一年》为题，发表消息称：广西鹿寨放出了一颗……全国最大的生铁卫星。这个县在17日下午2时至18日下午2时的一天内，生产出生铁二十万零七千二百四十三吨；另产烧结铁二十八万八千一百三十九吨；并称这天高产纪录，经自治区党委、地委、鹿寨检查组鉴定研究，又经过钢铁办公室详细核对，证明产量属实，生铁质量合乎国家标准……云云。

21、10月22日，《中国工人报》特派记者莅鹿。回京后，用一个整版的篇幅报导了鹿寨大办钢铁的情况，其中重头文章，是鹿寨县委书记史文署名的长篇通讯《群众运动创奇迹》。

22、10月25日，由笔者执行编辑的《在大办钢铁的日子里》一书，由鹿寨县印刷厂印刷出版。定价每册0.7元，交鹿寨县新华书店发行。

（作者附言：文中数据，部分来自潘允剑）《日产20万吨生铁“卫星”真的上天了吗》一稿。）

英山钢铁基地见闻

沈光明

1958年，鹿寨县大办钢铁期间，我前期和李丙林、后期和黄谷香在县委编辑《干劲冲天报》，大办钢铁，是我们的报道内容之一。

为了了解大放生铁“卫星”的实际情况，大约在10月中旬，我到英山钢铁基地做了一次采访。我去英山的那天，天气晴和，云淡风轻。我到达潮水炼铁工地（今香桥酒厂厂址）时，正是上午10点。小高炉已经点火，炉前工在添料，鼓风手在鼓风。“风箱拉得哒哒响，好似机枪在射击”。果真是“炉炉点火，处处冒烟；炉火通红，铁水沸腾”。好一派繁忙的欢腾景象。我在工地上“走马观花”之后，即在简陋的工地“办公室”，见到了工地的一位领导（已忘其名）。那位领导，听了我的来意后，十分热情地向我介绍了他们采用“小、土、群”（即小高炉、土办法、群众运动）的办法大放生铁“卫星”的情况；但讲得最多、最细的，是他们的宣传、鼓动工作，即如何“打擂台”，如何开展“比、学、赶、超”，如何“插红旗、拔白旗”，如何“炉炉放卫星”，评选钢铁标兵等等。之后，我遵其建议，在工地采访了钢铁标兵、女炉长陶爱英、鼓风手韦光兹。

在潮水炼铁工地采访后，我即时赶去六末村。六末村，以铁矿藏量特别丰富早已闻名遐迩，是英山钢铁生产的矿石和炼铁基地。我去六末之前，六末村民早已搬走，不少房屋已被改造成“房屋式”的炼铁炉。10月18日，六末放出日产3万吨的生铁“卫星”，就是用“房屋式”的高炉冶炼出来的。在村子里，我去看了一下那些用来炼过铁的房子，每间都已墙倒梁塌，一片狼藉。放3万吨“卫星”之前，六末的“露天矿”早已开采殆尽。为了放矿

石“卫星”，那里的采矿战士敢想敢干，日夜挖眼、埋药、放炮，用“大爆破”的方法，大采“地矿”。

在六末村，我采访了工地负责人。他是柳江“远征军”团的，是一个性格开朗、雄姿英发的青年人。他向我讲述了他们日产生铁3万吨的经过；还说，在以前，他们用“大爆破”的方法，日夜放炮炸矿山，也曾连续放过几次日产矿石1000吨的“卫星”。我问他“卫星”的产量是怎样弄出来的？他诡秘地笑了笑，说，怎么个弄？成千上万吨的，要过磅也磅不来呀！听他这么一说，我发愣了：这“卫星”的产量，难道是估出来的？！

在英山采访结束后，我回到了鹿寨，当晚就所见所闻写了4篇稿子：1篇消息，3篇小通讯。消息，用“本报讯”电头，发表在次日报纸的头版头条；3篇小通讯的标题是《女炉长陶爱英》、《四两棉花夺得十吨铁》和《搬家炼铁》。在鹿寨县放出震动全国的日产20万吨生铁特大“卫星”不久，后两篇小通讯被《中国工人日报》转载（见附件之一、之二）。

附件之一

搬家炼铁

鹿寨是个好地方，
满山遍野是宝藏；
煤炭铁矿到处有，
千年万载炼不光。

这支山歌说的一点也不差。英山人民公社六末村就是这样一个多宝的村庄，全村虽然只二十一户人家，地盘不大，但是，矿石的藏量却很惊人，村

前村后有，屋前屋后也有，连人们住的房子、猪圈、牛栏都是用矿石砌起来的。在这次全民大办钢铁运动中，居住在这个村子的社员们听说可以用房子炼铁，都自动搬了家，把房子变成了炼铁大熔炉。10月18日放出了日产生铁三万多吨的卫星。

提起全村搬家，还有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在这个村子住了几十年的卢春华，生怕自己的七十八岁老父亲还迷信“山神、土地”、“风水吉利”，不愿意搬家，就四处找人去打通他父亲的思想。这件事，被老头子知道了，哭了好一阵。他埋怨春华还用老眼光看他，把他看成是落后分子。他说：“哪来的风水露水，哪来的山神土地，‘算命先生半路死，看地先生无地埋’，以前天天求神拜佛，还是穷得吃了上顿没下顿，现在是年年丰收，岁岁平安，生活越过越好，我还信那个干啥！”老头子说完，气呼呼地盯了春华一眼，撑着拐杖就把家搬走了。全村像春华父亲这样坚决的人还有不少。只半天功夫，全村二十一户全部搬了家，搬到人民公社为他们准备的新居——官桥。这件事感动了很多。

农民兄弟深深知道，跟着共产党走，跟着毛主席走没错。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这个村是一个地瘠民贫人烟稀少的地方。二十多户人家在一个姓张的地主压迫和剥削下，喘不过气来，生活非常贫困，谁也没有闲心思想到地下的宝藏。解放后，人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打倒了地主，生活一天比一天好。今年又获得了空前大丰收，9月间不到几天时间，全村就和邻村成立了人民公社。“人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的共产主义思想在人们思想上开了花。所以，在大办钢铁的日子里，他们坚决响应了党的号召，不惜一切地开发了这块宝地。人们也再不迷信“鬼神”了。他们说，“求神拜佛有啥用，得听毛主席的话才对”。

现在，全村变成了矿场和炼铁的大熔炉，铁块堆积如山，几千年的死宝变成了活宝。人们为这个巨大的变化唱起了山歌道：

党的领导真英明，
千年宝藏翻了身；
全村搬家把铁炼，
自古到今未听闻。
你要不信跟我看，
生铁堆成三万吨。

附件之二

四两棉花夺得了十吨铁

侗族青年韦光兹是英山铁厂十四号高炉的鼓风手，是柳江钢铁野战军工农兵团的战士。他披的棉衣真怪，一只袖子没棉花，还撕得破破烂烂。这里边有一段故事：

韦光兹来到钢铁厂，听说拉风箱很重要，风力鼓不足就不能出好铁，心里非常羡慕，决心当一名好鼓风手。他和风箱交上了好朋友，上班用尽力量拉，下班还溜到风箱堆里，不是摸摸出风口，就是量量风箱的尺寸。就这样，风力的来龙去脉被他摸住了，他拉起风箱来风力特别大，人人夸他有办法。

放卫星的日子快到了，韦光兹拉风箱格外起劲。一天，他只拉了半个钟头，铁水就在炉里滚开了，出铁时间将要提前半个钟头。突然，呼的一声响，风箱和风嘴衔接的地方裂开了，炉肚里吹不进风，炉火渐渐暗淡下去，再不鼓风铁水就要凝固结底。在这紧要关头，韦光兹扫了周围一眼，炉边光光的，

什么东西也没有。他心里一急，马上就把自己身上的棉衣脱下来，从袖子上撕下一团团棉花塞进风箱的裂缝里……。裂缝被堵住了，铁水又翻腾起来，不一会就出铁了。

韦光兹撕下的棉花真顶用，塞在风箱的裂缝里，炼了九天铁还没有漏一点风。人们打趣的说：“四两棉花换了十吨铁。”

一个令后人难以相信的故事

——1958 年“大办钢铁”的一鳞半爪

● 甘兴文

1958 年“大跃进”期间，我们鹿寨县因放了个日产 20 万吨生铁的大“卫星”而“名扬四海”。不过，取得如此大的“成就”，说实话，不完全是鹿寨人的“功劳”，主要是全柳州专区共同“努力”的结果。

记得那时，为了“钢铁元帅升宝帐”，柳州专区的主要领导到鹿寨亲自坐镇指挥，成立了“钢铁指挥部”，动员组织全区如融安、柳城等几个县的 2.7 万干部群众参加大会战，提出“全民大办钢铁”、“大办钢铁压倒一切”、“不惜一切代价”等等震动人心的口号。从当年 9 月开始，不仅原来有炼铁任务的鹿钢(后改名鹿化)、中渡铁厂(劳改单位)大量增加人员，而且有铁矿石或离铁矿石不远的公社，如中渡、平山、黄冕、雒容、鹿寨镇等，都分配有炼铁任务。没有炼铁任务的，也有烧木炭的任务。全县各机关干部、各公社的主要劳动力(90%以上)，都抽去参加大办钢铁了，最多的时候达 11.1 万人。农业生产、副业生产基本上丢过一边。从外县调来的“钢铁大军”，肩挑撮箕、锄头、刮子及简单行李，跋山涉水，日夜兼程，赶赴中渡各个炼铁

点。当时，要从鹿寨渡过洛清江的人员暴增，原有渡船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指挥部下令鹿寨镇公社立即架设浮桥。镇里雷厉风行，动员组织群众，把能调集的木船全都调来了，铺设桥面的木板不够用，就用门板、床板、铺面板，很快就架好了浮桥，解决了“钢铁大军”渡河的困难。大批大批的“钢铁大军”赶到各自的目的地后，马不停蹄，有的挖土冲高炉、炼铁，有的挖铁矿石，有的挑矿石搞运输，有的到四十八弄和黄冕古尝及拉沟等地的大山里砍树烧木炭。一时间，各炼铁点如中渡的石燕坪、六末、响水、黄腊，平山的大阳，黄冕的旧街，以及寨沙、雒容、鹿寨镇等地，到处人山人海，连偏僻的四十八弄和古尝也是人来人往，到处可见高炉、炭窑浓烟滚滚。

我是当年9月中旬从搞农业生产的点——大阳大队转到黄冕旧街炼铁点的，同去的有县兵役局(后改武装部)局长、农村部长等人。我们的任务主要是帮助公社党委抓好大办钢铁这件“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旧街是生产大队所在地，除一所小学外，没有什么公房，所以附近几个大小村子都住满了“钢铁大军”。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又没有炼铁经验，大家为了完成任务，日干夜干，拼命干，把二三十个土高炉用泥巴冲起来后，就用从中渡经洛清江水路运到旧街的铁矿石锤成小块后炼铁。经过许多周折，有些土高炉确实流出了红红的铁水，每次大约有一二百斤，大家高兴得不得了。但是由于缺乏技术、人工操作不规范等原因，有的高炉只出了一两次铁水就不出了，结“牛”了(指在炉膛里的矿石不熔化)；有的甚至一次铁水也没流过，尽在那里打“牛”，要把炉口打通。由于是大搞群众运动，人员来来往往，许多事情都是忙乱的。有时，我们炼到了半夜，突然发现木炭不够了，于是连夜派一百几十人渡过洛清江，走二三十里路，赶到古尝去挑木炭，回来时已是第二天上午了，缺木炭的炉子早已停火了。

当时有一句时髦话：“炉中炼铁，炉外炼人。”大家就是这样“炼”了一个秋冬。我所在的旧街这个炼铁点还不错，几十个高炉前后共炼得生铁约 30 吨。当时炼得比较多的主要是中渡附近的几个点，因为他们有中渡炼铁厂的技术基础。有的炼铁点，为了赶时间完成任务，来不及用泥巴冲高炉，就把矿石直接放到瓦窑、石灰窑和村边的炮楼、破房子里，甚至渠道、山冲里，放上木材或木炭来烧，把矿石烧成暗红暗红的就算了，上报的数字也是生铁，或所谓的“烧结铁”。就这样，再经过县钢铁指挥部的总合“泡制”，就变成了 20.7 万吨——号称日产 20 万吨的“卫星”就放出去(即上报)了！

事隔 40 年，回顾起来，实在觉得荒唐可笑。当时莫说日产 20 万吨生铁，就是日产 20 万吨铁矿石也没有！据现在看到的地质部门的有关资料，鹿寨县包括中渡石燕坪、六末、响水以及潮水、大弄等大小矿产地在内，全部铁矿石的储量才 395 万多吨，含铁量在 50%左右，其中响水储量是 164 万吨。如果真能日产 20 万吨生铁，日需矿石必须在 40 万吨以上，也就是说全部矿石储量还不到 10 天就挖光用尽了！可是自从放完日产 20 万吨“卫星”之后的几十年里，我县一直还在出产矿石。单是响水铁矿，除人工采挖外，从 1973 年开始，就使用了机械水采，经过 20 多年才把该处的矿石基本采完。即许当时按每人每天能挖 0.5 吨铁矿石计算，挖出 40 万吨矿石至少需要 80 万劳动力，而那时候参加挖矿的劳力根本不可能有这么多，何况是用效率低下的人工方式开采呢！

总之，号称日产 20 万吨生铁的假“卫星”是狂热的浮夸风送上天的！但这样荒唐的大事，确确实实出现了，而且《广西日报》发表了《敢想敢做出奇迹》——祝鹿寨 20 万吨生铁大卫星上天的社论，《人民日报》也发表了《群众运动威力无穷》——再祝广西大捷的社论。一时间，全国各地许多地

方都派人前来参观“取经”。为此，柳州专区和我们鹿寨县都得到了不少的“表扬”和“荣誉”。

◆剿匪纪实◆

长途奔袭 泗顶歼残敌

● 蒙志松

1949年12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146师438团，在平山把国民党“桂中军政区新十四军独立一师”大部歼灭后，全团指战员在团首长的率领下，浩浩荡荡，凯旋中渡县城——英山镇，与中渡县党政军民同庆中渡县解放后第一个元旦佳节。

狐狸再狡猾也逃脱不了猎人的慧眼。林秀山再狡猾也逃脱不了人民布下的天罗地网。林秀山的独立一师在平山被我军围歼，为逃脱被全歼的命运，在与我军激战之时，带着他的司令部和他的985团、交警大队的残兵败将由西北面溃逃，从板桥秘密逃到泗顶圩驻扎，妄想经过一段时间喘息，再向黔桂边境迂回潜藏待命。但他万没想到，我军在打扫战场时，不见林秀山，立即派出小部队沿途跟踪侦察，发现了林秀山的独立一师行踪，火速报告团部。我军438团首长得到侦察林秀山残部在泗顶圩驻扎的情报，立即决定长途奔袭歼灭林秀山之独立一师。

1950年元月7日，在团长、政委率领下，全体指战员从中渡县城——英山镇出发。这天正下着绵绵小雨，指战员们冒着蒙蒙细雨，凛冽寒风，在泥泞的乡村路上急行军。到达三皇乡时，天已黑了，仅吃了一顿饭，为了抢时

间必须继续向泗顶圩前进，奔袭敌人。虽然这天已经行军 70 多里，翻越了两个山坳，但还得行军 60 多里才能到达目的地——泗顶圩。

部队未有休息又开始继续行军。天还继续落着蒙蒙细雨，又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夜晚。虽然雨下得不很大，但指战员们的鞋子、棉衣都被淋湿了，裤子都是泥水。午夜后，原野更是寂静，只有全体指战员前进的脚步声。约又走了数百米，一座高达数百米的马家坳，像一堵顶天立地的高墙，黑黝黝地挡在前面。

开始爬马家坳了。战士们经过白天的急行军，已深感疲倦，加上棉衣裤、鞋子都被淋湿，经寒风一吹变得铁筒一般，爬起山来更艰难，但战士们的心里热呼呼的，一心只想着消灭敌人，解放人民。“消灭林秀山，为民除害！”大家勇气十足，信心百倍，一步一步地用手攀着路边的小灌木和杂草，一个拉着一个的皮带往上爬。谁知石板路有的地方长满了苔藓，被小雨淋得溜滑，几乎每前进一步，要倒退半步，不少同志还跌了跤子，膝盖跌破了，别的同志便扶着他仍往上爬。机炮连的驮马因背着沉重的炮、重机枪和弹药，上不去，战士们就把重机枪、炮、弹药御下来自己扛。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艰苦跋涉，东方刚刚露出微微的晨光，部队胜利地翻过马家坳，很快就要到达目的地——泗顶圩。

尖兵一营三连二班率先走在部队前面，碰上敌人设在离泗顶圩不远的岗哨。这时天还不大亮，看不清前面，敌哨兵误认是同伙，便发问：“那部分？口令！”二班不答问，迅速散开隐蔽，随后赶上的机枪一班班长王江即用机枪照着敌哨就是一梭子扫射。敌哨兵慌忙向泗顶圩方向逃命。三连副连长命令：“追！”二班飞快追击，象一把尖刀插进敌人的心脏阵地。

我军直追了 3 里多路，到了敌独立一师师长林秀山指挥部附近，敌人凭

借工事与我军顽抗，敌人的轻重机枪、步枪疯狂扫射，子弹呼啸着在空中乱飞乱叫，我军炮弹也在敌指挥部前后“轰！轰！轰！”直开花。二班长孟宪成低声告诉战士们：“要见目标再打，不要浪费子弹，把手榴弹准备好。”即率领全班战士往前爬去，敌人刚架好机枪，还没等还击，我尖刀二班战士已经冲到它的面前。“放下武器，缴枪不杀！”吼声威震了敌人，10多个敌兵乖乖地放下武器，跪地举手投降。

天快亮了，我军神速地冲进泗顶街里，敌人被我军炮火打得焦头烂额，懵头转向，好像热锅里的蚂蚁，到处乱窜。敌军官们有的刚从梦中惊醒，吓得只穿了短裤奔逃，有的钻进了山洞。我军战士紧追进洞内，大吼一声：“缴枪不杀！”一个个狼狈万状地放下武器，被我军战士像绵羊一样押出山洞。

这次长途跋涉歼敌，只经过4个小时的激战，国民党“桂中军政区新十四军独立一师”就被我军歼灭了，活捉了国民党中渡县县长陈伯民、尉级以上敌军官30余名、敌兵800多名。狡猾的林秀山、985团团长梁明德，在战斗打响后，见势不妙，梁明德带少数残兵随林秀山潜逃。

1950元月中旬，我军438团查悉，林、梁两匪逃窜石村潜藏，即派一个排配合武工队和当地民兵，在寒风之夜包围了石村，经过激烈交战，击毙985团团副黄瑞林和敌兵10余人，生擒了985团团长梁明德。林秀山当晚不在石村住，又一次逃脱。然而，林匪终将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后来在我军大剿匪期间，于1951年2月26日被我剿匪部队在大湾村深山红薯地活捉。

与国民党残军平山之战

● 蒙志松

平山，原属中渡县四十八弄山区的一个乡，1951年6月29日，中渡、雒容、榴江等三县及原修仁县的十锦、四排、五福等乡合并成立鹿寨县。平山属鹿寨县的一个区。

1949年，广西解放前夕，李、白反动集团看林秀山能在地方称王称霸，手下又有一帮绿林匪徒、流氓烂仔，于5月委任他为“桂林绥署第二支队司令”。林秀山便在柳、桂、宜等地大抓壮丁，扩充兵源1200余名。

白崇禧败走到桂林后，农历八月，林秀山奉白崇禧之命，乘飞机抵桂林，参加白匪公馆秘密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桂林绥署一、三支队的司令、湖南省主席黄杰及在职退職高级军政人员，受白崇禧布置实施所谓“总体战”、“大陆游击战”，并将“桂林绥署第二支队”番号改称为“广西保安第二师”，任林秀山为师长。白崇禧还为林秀山派遣电台主任仇细贤、医务主任夏建玲，配备重机枪8挺，轻机枪36挺，八二炮2门、炮弹200发，步枪300支、子弹25000发，驳壳枪20支，经费12000元光洋，医药、通讯器材20担，电台一部、密码一本，五门电话总机一部，12部电话机，4箱电线，作为林秀山组织反动武装的本钱。

广西保安第二师直辖三个大队，2000多名官兵，分派驻守柳城和柳州飞机场，妄图阻止我军解放柳州。林秀山的队伍乃东拼西凑的乌合之众，当我解放大军进攻柳州时，林部不堪一击，被我军缴械投降，只林匪带领残兵100余名仓皇逃窜到雒容县吉善乡。时值国民党马拔萃部团长梁明德带领残军1600余名及国民党交警大队400多人，也逃到吉善乡。林秀山又奉命接收这

两支国民党残军 2000 余名，组成了“桂中军政区新十四军第一师”，林秀山任师长，仍驻扎吉善乡一带，伺机捣乱。

1949 年 11 月底，广西全境解放前夕，国民党中渡县政府逃往山区茶胆村。林秀山犹如惊弓之鸟，带其部奔逃到中渡县平山乡一带，凭借与三县（即原来的百寿县、柳城县、融县）交界数百里高山密林、地形险要的四十八 峒，企图避开我军视线，保存实力，伺机开展所谓“广泛的游击战”，与我军周旋，以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

林匪盘踞平山一带后，四处抢夺民财，奸污妇女，残杀百姓，烧毁民房，强行征兵派夫，强征民粮，派捐征税，百姓四处逃难，田地荒芜，民不聊生，冤声载道。在林匪的蹂躏下，平山人民过着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

12 月中旬，中国人民解放军 146 师 438 团驻防鹿寨镇，奉命追剿国民党“桂中军政区新十四军第一师”和剿灭盘踞柳北五县（榴江、中渡、柳城、融县、三江）的土匪。

12 月 21 日，438 团派出侦察排，身着便衣到中渡侦察敌情，获悉国民党“桂中军政区新十四军第一师”在师长林秀山带领下，数千人经常出没于平山四十八 峒 内外骚扰。26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九军一四六师四三八团奉令进军中渡，歼灭残敌，解放中渡，拯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中渡人民。

438 团派出作战股长刘双和、侦察股长李仁堂率警卫连及二营一连，经一天艰苦行军，即日，不放一枪，进驻中渡县城英山镇。在我军到达中渡县城前，国民党中渡县政府已迁逃到茶胆村，县城大部分群众受反动政府所谓“共产”、“共妻”的反共宣传欺骗，也随着敌军政警人员跑到乡村躲藏。我军立即开展群众工作，大力宣传我党的宗旨和政策，部队严格执行秋毫无犯的纪律，群众终被感召，喜笑颜开，纷纷回到县城，并积极主动地向我军报

告敌情。

28日，我军侦察人员获悉林秀山集中全部人马于平山一带整编，企图逃窜黔桂边待命。438团为抓住战机，歼灭国民党残军。集中全团兵力进军平山，围歼林秀山匪部。团司令部即召开会议部署，参加会议的有：团长王英清、政委江洪洲、副团长黄子清、参谋长张生奎、政治处主任刘俊良、作战股长刘双和、侦察股长李仁堂、一营营长杜明、教导员全民、副营长李世英、二营营长孔庆英、副教导员张泽佐、副营长宗红兰、三营营长李启明、教导员陈阵。团长王英清主持会议说：“开会了。召集大家来传达部署打平山。根据侦察情况，林秀山残军盘踞在平山，利用天然屏障企图顽抗，我们要争取将其全歼。”团长随即宣布命令：“二营由黄副团长率领，配两门迫击炮，向平山西面、北面，担任堵击，防其逃跑；一、三营经禾道村直奔平山；两个炮兵连在团指挥所，主攻方向选择在平山东面或东北角。今晚下大雨，对我们有利，长途奔袭攻其不备，争取全歼。各营必须按时到达指定位置，战斗拂晓五点打响。”并叮嘱：“二营路远一点，可以11点出发；一、三营、团部12点出发，请掌握好时间。”江政委、张参谋长等都讲了话：林秀山老奸巨猾，很顽固，其武器装备较强，有一点战斗力。平山四面都是高山，进入平山要经过各个山坳口，敌人在各个山坳上都有一个排的兵力把守。打平山，首先要快速拿下山坳口，部队迅速插向平山，否则敌人会逃跑，使我们扑空。散会后，各营首长回部队布置作战任务。

29日夜，主力部队438团由鹿寨运动到中渡，在团长王英清、政委江洪洲率领下，各营按自己的进军路线分别从中渡出发。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夜，北风呼呼叫，天气寒冷，大雨淋漓，指战员们在凹凸不平的泥泞小道上行军，在向导的带领下，奔袭敌占区。

禾道村是敌人在平山东南方的第一道防线，林秀山令武器精良的交警大队四百余人据守，利用民房作工事。

团指挥所、一营及三营由中渡出发，直插平山，途经禾道村时，敌人以密集的火力射击，企图阻止我军前进。一营指战员在团首长指挥下，猛打猛冲，展开激战。不到一小时，敌人被打得懵头转向，溃不成军，四处逃命，有的向山上躲藏，大股敌人向平山街逃窜。我军乘胜追击。

二营由副团长黄子清率领，从中渡进军，迂回到平山村后截击敌人，防敌逃跑。可是向导却带错路线，走向哑巴坳。

哑巴坳是中渡到平山东北方必经之路，坳不太高，两侧是石山，中间只有一条小路。林秀山派了一个排的兵力在此据守。敌兵在坳顶处搭了一个草棚，用石头修筑一道石墙，在坳口处用刺竹筑一道二丈高的路障。30日凌晨5时许，瓢泼大雨逐渐小了，部队行距哑巴坳口约两华里，山边小路旁因树叉阻碍使得驮马负重难行，只好将迫击炮、重机枪卸下人扛前进。前卫连率先走到哑巴坳口山下时，敌哨发现了我军。由于天色漆黑，敌人用机枪毫无目标地向山脚扫射，手榴弹在山腰爆炸，子弹从指战员头顶上空呼啸飞过。部队停止前进，紧靠在山边隐蔽。为迅速拿下哑巴坳，宗副营长从敌人枪声判断坳口两侧的山上没有敌人火力点，敌居高临下，正面火力猛烈，如硬冲上去，必然造成重大伤亡。宗副营长即令前卫的六连连长张彩云带二排爬上左边山腰，令指导员王哲学带三排爬上右边山腰，战士们不顾天黑、山滑，在爬上三丈高之处，三排长滑下摔伤。副连长随即令全连六挺机枪集中，对准敌机枪阵地猛烈扫射。爬上两侧山上的两个排，又以猛烈火力往下射击。黄副团长命令迫击炮向哑巴坳打了几炮，但因天黑无法测量距离和瞄准，炮弹在哑巴坳方向爆炸。敌人火力被压住了，此时五连冲上了坳口，黄副团长

下令吹响了冲锋号。“冲呀！冲呀！抓活的！”喊杀声威震哑巴坳。敌兵见势不妙，丢下死伤者纷纷向平山逃命，来不及跑的 10 多名敌兵被活捉。

雨停了，浓雾笼罩着大地，数米外见不到人影。黄副团长令四连速插平山西面堵击敌人，机枪连留在山上，埋伏在坳口，以防敌人援兵。宗副营长率五连在浓雾中继续猛追逃敌，直追到碑头村，此时天刚拂晓。

碑头村是平山街外围一个小村，村后有座石山紧靠平山街，村庄左右侧有古榕树和老刺竹丛，村前是一片刚收割完的开阔平坦的稻田，一条水深一米多的小河沟上，架设着约 20 米长的石板桥，是西面乡村通往平山圩（街）和碑头村的必经之路。河沟岸上有堵石墙，右侧有棵叶茂的榕树。敌司令部设在平山街。林匪把此村视为“心脏”，令装备精良的国民党正规军之残军 985 团 3 营踞守。敌人利用民房作工事，以 4 挺重机枪架设在民房内，控制村前开阔地，在河边榕树上架设一挺轻机枪封锁石板桥。我军二营五连处于村前小河沟对岸那一片开阔的田地里，虽已拂晓，但浓雾弥漫。为歼灭敌人，五连迅速运动，与敌展开激烈战斗，我军 30 多名战士冲到河沟边，跳入河中，正要爬上对岸，遭到敌人阻击。敌设在榕树上的机枪发疯似的向石板桥周围扫射，我军战士一露头便受到杀伤，副指导员受伤，在桥上牺牲了我们 20 多名战士。五连在稻田里与敌人对峙，不能前进。连长蒋本银，命令司号员用号音向营指挥所请求增援。敌人火力猛，司号员只能仰面朝天躺在稻田里吹号，结果连军号也被敌人的子弹打穿两个洞，与营指挥所没有联络上。连长蒋本银面对敌人的火力封锁，孤军奋战，终因敌人火力猛烈，使五连伤亡很大（伤 20 多人、亡 40 多人）。蒋连长在危急关头，临危不惧，机智顽强地指挥全连坚持战斗。此时，在团长黄英清、政委江洪洲亲临指挥下，团主力一、三营已攻进平山街，从后面围堵了碑头村之敌。团、营首长见顽敌

如此猖狂，愤怒下令轻重机枪、步枪集中火力向碑头村敌阵猛烈射击，炮弹也一发接一发在对河岸上开花，浓烟滚滚，瓦片尘土飞扬，当场炸死了敌连长 1 人，士兵 3 人，敌人被吓得喳喳叫，喊爸喊妈，乱成一团，在床底、桌底、板凳底到处躲藏。在榕树上埋伏的敌人也丢弃机枪，逃回村里。经过一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在我军猛烈的炮火压制下，敌人阵脚大乱，敌火力弱了，“为战友报仇！”“为解放人民！冲呀！”五连全体指战员呼喊，犹如猛虎下山，冲过河沟，插入敌人心脏——碑头村。“缴枪不杀！”“抓活的！”一声声威震敌胆，敌人纷纷放下武器，举手投降。敌营长黄 XX 在村背石山脚举起白旗，被我活捉。有的敌人弃枪拼命越过村背的石山窜过平山街，向马安村方向逃跑，又被我据守的一个连狙击，只得又转回头奔逃到平山白头塘。此时，我军一营二营追到白头塘，将敌团团围住，全部俘获。碑头村战斗全歼敌一个营 300 余人。

平山之战，经 4 个小时鏖战，将国民党“桂中军政区新十四军第一师”大部歼灭。俘虏敌军 700 多人，毙、伤 170 余人，缴获六 0 炮 4 门，轻机枪 15 挺，重机枪 3 挺，长短枪 430 支，电台一部，手榴弹 1000 余枚，战马 20 匹及其它物资一大批。遗憾的是，敌师长林秀山、敌团长梁明德奸诈狡猾，不知什么时候带领部分残军潜逃。平山之战解放了平山人民，群众欢欣鼓舞，部队凯旋中渡县城，军民共庆解放后的第一个元旦。

平山之战的胜利来之不易。我 438 团不畏顽敌，英勇战斗，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二营五连二排仅剩十余名指战员仍英勇顽强与敌人战斗，全连伤亡 52 人，其中牺牲 27 人。平山人民永远缅怀烈士，在平山镇修建了烈士墓和纪念碑。

黄鹿村农会被关德超袭击的经过

●路 德

1950 年春天，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雷雨之夜，刚刚建立不久的黄鹿村农会，在后房间里召开秘密会，参加会议人员是农会干部和积极分子，10 多个人围着一张方桌上的煤油灯，聚精会神地听农会主席廖永刚发言。廖说：“今晚的会议很重要，秘密会只许与会人员知道，不能对任何人讲，在老婆子女面前也不得说。大家知道，我们村关德超是国民党的伪乡长，有钱有势，一向横行霸道，欺压群众，罪恶累累，与我们穷苦人家不共戴天。他见解放来了，假装积极，骗取人民政府的信任，当上大龙乡粮库主任。他从打日本时起，家中就买有数十枝枪，机枪也有，一枝未缴出来给政府，说明他还有变天思想，不是我们一条船上的人。今晚找大家来开秘密会，就是搜集整理他的罪恶材料，揭穿他的伪善面目，交给人民政府处理。大家不用顾虑，懂得什么情况，大胆揭发，有政府为我们撑腰。”于是大家争先发言，农会文书关德甫负责记录，灯光被风吹得摆来摆去，他记不得这么快，不断地叫发言人讲慢点，或要他重说一遍。会议开得很严肃认真，直到夜深人静，鸡叫三遍才散会。在临离开会场之前，农会主席再三告诫与会人员一定要保守秘密，不得向任何人泄露。

伪装积极的莫光金，是关德超吃喝玩乐的伙伴，秘密会后第二天就把开会情况告诉了关德超，并劝关德超逃走。关德超也知道自己的罪恶严重，难逃法网，于是破釜沉舟，网络社会上的反动分子，建立反革命组织，投靠匪首林秀山，担任匪团长职务，盘踞在大龙乡与城厢乡交界处、仙姑庙一带，并乘夜色的掩护，把他的老婆子女从鹿鸣村搬到仙姑庙匪窝里居住，准备与

人民对抗到底。

1950年5月上旬，混入农会当上民兵的李鸿昌，与关匪是姨表关系，晓得5月8日晚上农会召开会议，讨论发放救济粮方案，暗中通风报信。关匪得此消息后，决定5月8日率部攻打黄鹿村农会，杀害农会干部和家属，以泄胸中之恨。

5月8日(农历3月22日)，晚饭后，关匪亲自率领莫光金(参谋长)、林枝繁(营长)、杨亚东(副官)、廖亚发、廖老凤、林增礼、陈四七等80多名武装匪徒，从集益山厂出发，途经何家山厂到竹山村码头过渡，直至黄班村背的鸾岭岭顶开会，部署行动计划，分工杀害国家干部，抓捕农会干部及其家属，收缴民兵枪枝武器。

会后，廖亚发和廖老凤带领20多个匪徒进黄班村，杀害农会主席廖永刚全家，实施其斩草除根的凶残计划。其余大部分匪徒，在关匪率领下，向鹿鸣村开进，黄昏时抵达，潜伏于村子四周。关匪又派20多人，一挺机枪到鹿寨山脚设伏，准备阻击鹿寨派来的援军；另一挺机枪架在农会(原关匪的房屋)对面菜园的围墙上，瞄准农会大门，等待农会干部和会员的陆续到来。

天刚刚黑，黄班、鹿鸣两地匪徒，同时行动。黄班村那边，农会主席廖永刚吃过晚饭，坐在堂屋大门边抽烟，打算休息一会就去鹿鸣村开会。这时土匪已将他前后门把守，10多个匪徒冲过来，把他抓住。匪徒们进屋翻箱倒柜，寻找值钱的东西。廖的儿子汉青(17岁)，见情况不妙，想跑不敢跑，径直往屋外走去，刚出到大门口，就被匪徒开枪把他打倒在地。匪徒们拉着廖永刚走到大门外屋角拐弯处，廖德发说：“这就是跟共产党走的下场。”随着几声枪响，廖永刚倒在血泊之中。匪徒们还不甘心就此离去，转身走进堂屋，

把廖的老婆杨氏、女儿小燕(11岁)枪杀于侧门旁边。永刚的小老婆陆桂英尚在厨房，听到外面人声嘈杂，枪声不断，吓得周身打抖，赶快钻进大灶里，躲藏起来，留得了一条性命。

鹿鸣村这边，民兵李鸿昌(内奸)假献殷勤，忙着替工作同志贾尚福打水，拿到农会峰山外洗澡间，叫贾去洗澡，贾刚脱完衣裤，就被隐藏在洗澡间附近的匪徒用驳壳枪从左肋打入腹部，裸体扑倒在地上，为革命事业献出了22岁的宝贵生命。与此同时，架在农会对面的轻机枪，疯狂地向农会里扫射，罪恶的子弹穿过农会会员关德明的胸膛，他应声倒在农会大门旁，血流满地，惨不忍睹。

其余未中弹的人群，分别往农会三个房间里挤。工作同志张秀兰和武装民兵，凭借房门坭墙作掩体，开枪还击，匪徒们也不敢冲进农会去。这时，村里的枪声、踢门声、喊叫声、狗吠声响成一片。有两个匪徒摸到农会大门口，向里面丢了两个手榴弹，爆炸声震耳欲聋。匪徒们见农会里还击的枪声停息，估计民兵的子弹已经打完，于是大声叫喊“缴枪不杀！一个一个举手出来！”跟土匪有关系的李鸿昌等人，早已把枪枝从亮窗丢出来给土匪，首先走出农会门口来。匪徒接着喊叫：“农会干部到农会门口左边，农会会员到农会门口右边，趴在地上，不许抬头观看，不准说话。”

关德甫的儿子关亚德(14岁)，从农会出来往家里跑去，匪徒陈四七随后追赶，直追到关亚德的房间里，将亚德枪杀于床头。这时，林增礼等匪徒，把农会干部一个一个用麻绳反手捆绑起来，准备把他们拉走。张秀兰同志是最后被匪徒陈七金从农会里抓出来的，匪徒要把她拉走，她站着一动不动，怒目圆睁，紧握左轮枪管，用枪柄狠力地砸破拉她的匪徒前额。关匪命令匪徒开枪射击！19岁的张秀兰用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革命的壮歌！

土匪吹响了三声长哨收队了，拉着四个农会干部向查比村方向撤去。走到查比村挑水码头下游沙滩时，关匪怕农会干部趁涉水过河的机会逃走，命令匪徒用事先准备的粗铁线穿破他们的手掌，把四个农会干部的手串在一块。到了对河上岸后，匪徒把农会干部拉到小竹山村前，叫他们蹲下，农会干部意识到土匪要对他们下毒手了，一个个宁死不屈，昂首挺胸站立着，等待匪徒用机枪疯狂地向他们扫射……

罪恶滔天的关德超率匪攻打黄鹿村农会，杀害国家干部贾尚福、张秀兰，农会主席廖永刚、副主席王福昌、古耐生、文书关德甫、民兵干部关德礼、农会会员关德明、家属廖杨氏、廖汉青、廖小燕、关亚德，共 12 人。革命志士永垂不朽。

(作者系原雒容县大龙乡副乡长)

罪责难逃的匪团长关德超

●赵 汴 韦 仕

1950 年 5 月 3 日傍晚，大龙乡（今属鹿寨镇）工作队员贾尚富、张秀兰在鹿鸣村准备召开村干和贫农积极分子会议，研究发放救济粮的事。人员还未到齐，贾尚富提一桶水到草围的洗凉处准备洗凉，刚脱完衣服，匪团长关德超带领 300 多名土匪突然冲来。贾尚富见状立即趴地，被土匪开了两枪毙命。张秀兰在楼上，见到土匪涌了进来，立即朝鹿寨镇方向打枪求援。土匪冲上去，把她推下楼。凌晨一点，土匪要带走张秀兰，她紧紧抓住门框不放，被土匪用刺刀挑开肚皮，肠子暴流出来，当场壮烈牺牲。今天我们在公园建的烈士墓，就有这两位同志的遗骸在内。

这一悲剧，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匪团长关德超，是鹿寨县鹿鸣村人，解放前当过国民党大龙、吉善两乡乡长，临近解放时，改任大龙乡粮库主任，解放后留用，委他当副主任。1950年4月的一天，关德超请粮库主任韦安到鹿鸣村参加他妈的寿宴并和他同席。酒至半酣，突然有两个排的持枪土匪冲到席前，盯着关德超对韦安问话。关德超对韦安讲：“现已成立反共救国军，蒋总统任命林秀山为军长，林秀山又任命鄙下为关团团长。尊兄，你是人和枪一起留下，还是人走枪留？”韦安无可奈何，将自己身上的驳壳枪摘下交给了关德超，便走出关家回到鹿寨镇大龙乡粮库，只低头发闷。由于他不向组织报告匪情，隐瞒下来，致使关德超为匪作恶，酿成了5月3日的悲惨事件。如果韦安及时报告匪情，组织会派兵追剿，这一悲惨事件就不会发生了。

由于韦安交枪投降，隐瞒匪情不报，酿成大祸，负有刑事责任。所以同年8月，在雒容火车站旁的大操场召开公审大会，把他枪毙了。

匪团长关德超，在剿匪期间没被抓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有一位鹿鸣村民在柳州火车站见到关德超做工，立刻向组织报告，公安人员及时追捕，却不知去向。人是跑了，但罪责难逃。

关德超至今是死是活，仍是个谜。

马 旦 大 捷

●蒋满春

惯匪林秀山是我县二兴村一霸。解放前，他横行乡里，无恶不作，民愤极大。解放初期，他自号“司令”，组织土匪集团，武装暴乱。他们破坏农会，杀害干部，围攻我乡、村人民政府，气焰一度极为嚣张。为了剿匪安民，我人民解放军 438 团等部，奉命歼剿这股顽匪。

时值 1950 年 7 月上旬，早稻吐穗之际。林秀山匪部林其彰、韦光泰、黄凤林三个匪团共 1000 余人，集结在象州县罗秀乡马旦村一带，骚扰地方。人民群众不甘其肆虐，冒着生命危险，接二连三地给我军暗送情报。我军 438 团决定在马旦村将顽匪歼灭。于是，从象州、中平、罗秀、寺村、运江等地调集部队，拉开罗网，进行围剿。那时，我担任雒容县运江乡民兵中队长，我们中队和 438 团四连同住运江街。我们都奉命于次日黎明 5 点 10 分前赶到马旦村外围进入指定的阵地。当晚 9 点钟，我们紧急集合部队，从运江街取道长塘、京岭，直奔马旦村。是时，黑夜茫茫，四野悄悄，人敛声，马衔枚，摸黑疾进。指挥员只能靠黯淡的启明星来判定进军的目标。

我们按预定时刻刚刚进入阵地，忽见一串串红绿信号弹射向天空：我军已完成包围任务了。接着，枪声大作，攻击开始。我们和四连的阵地在一个高约 100 米，长约 500 米的山头上。四连的任务是负责攻击，我们乡中队则负责阻击水晶方向驰来的援匪。战斗十分激烈。顽匪受到重创，朽木难支，妄图和由水晶方向来援的土匪相互呼应，里应外合，从我乡中队和四连阵地突围鼠窜。因此，匪徒们蜂集蚁聚，集中火力，从天明到下午两点的几个钟头内，连续向我四连阵地发起了 9 次冲扑。我四连连长和指导员亲自握起轻

机枪，首当其冲，率领同志们沉着应战，英勇阻击，击败了顽匪一次又一次的冲扑。土匪抛尸遍野，血污满地，气焰顿挫。战斗进行到下午 3 点钟左右，我乡中队击溃了从水晶方向来援的土匪，顽匪突围逃窜的阴谋终不得逞。我军乘胜进击，把残匪迫进了马旦村。残匪成了瓮中之鳖。傍晚时分，我用迫击炮击塌了马旦村的一面土墙，进入村中巷战……

战斗胜利结束了。这次围剿，计击毙匪团长韦光泰、林其彰以下 500 余人，俘获 500 余人。不久，林秀山股匪便全部被我肃清，林秀山亦被我擒获。

石 龙 湾 血 战

●黄 俊

1950 年 6 月中旬的一天，清晨 4 点多钟，我们侦察股 4 人，还有公安队李万春副队长带了一个班，共 13 人，按照雒容、榴江两县联合剿匪计划，护送雒容县委组织部长张金城前往江口。

当我们的队伍前进到龙珠和长岭之间的险道时，突然遭到了匪赖汗民团的伏击，枪声大作，匪徒在岭上向下射击。我们迅速抢上龙珠，占领高地，凭着小土包同敌人对阵。李队长和我走到龙头岭的东面，这里一边靠山，一边临河，正在伏击圈的边沿上。李队长命令我：“你冲进去报告张部长，二连可能转移，不在江口了，我掩护队伍朝雒容方向突围。”我爬起来沿着大路向前猛冲，敌人射来的子弹象雨点般穿过我的身边打在岭上，溅起的土块落了我一身。一块大泥团把我的军帽打落下河坎。当我下河坎去拾帽子时，发现这是敌人的枪弹射击不到地方，就沿着河坎迅速向前奔跑。快到龙珠时，碰见公安局侦察股崔股长，我立刻向他作了报告。他说：“张部长也是这样

想。跟我冲出去掩护突围。”我说：“沿河坎出去安全。”他说：“不行，我们必须占领山头，冲上去。跟我走！”我跟着他穿过大路，冒着敌人的射击，一口气从龙头岭的南面冲了上去。我们马上向威胁龙珠最大的敌人方向射击。崔股长的六五马枪一响，敌人就应声而倒，残存的敌人纷纷趴下。当张部长带着通讯员冲出包围圈，刚同我们汇合，大批敌人又从西面迂回包抄过来，企图围困我们在龙头岭上。我们迅速赶到新安渡口，正苦于无船过渡时，一叶轻舟却箭一般地向我们驶来——一位老渔民把我们渡过了烟厂河。

次日，我们惊悉，摆渡我们过河的老渔民竟被土匪杀害了；在情势极端险恶的情况下，负责掩护张部长突围的同志们经过与土匪的一阵阵冲杀，牺牲了5位同志，只有公安队的一位班长带了两名战士突围出来。宣传干事万家义、小温、小蒋3人在包围圈里左冲右突，弹尽时，同敌人展开了生死搏斗。万家义同志身中数弹光荣牺牲。小温和小蒋被敌人抓去，土匪要他们投降，他们视死如归，决不从匪。小温的亲叔叔温善六是匪伪乡长，也劝小温投降。小温痛骂叔父从匪作恶，罪该万死。这些该死的土匪当即将小温和小蒋杀害了。

敌人的伏击使我们8位战士牺牲了。当时，我们悲愤之情，实在难以克制。不久，我们在军分区机炮连的支援下，两县又联合行动作战，全歼了土匪韦以咸部的刘庆福团、赖汗民团，为烈士们报了仇。

下湾破围战纪实

●杨 骥

革命的胜利是来之不易的。每想到此，31年前下湾村的突围战就重现眼前……

那是1950年6月某日凌晨2时，我们地方工作队的4个同志，跟随雒容县大队二连一支40多人的队伍，从导江街出发，护送县大队戴副大队长回县城治病。天蒙蒙亮，队伍行经四面环山的下湾村时，突然枪声大作。我们遭到林秀山匪部参谋长卢启贤、卢石兵（伪江口乡长）纠集的五、六百个土匪的伏击。

螳臂挡车谈何易。同志们同仇敌忾。戴副大队长带病指挥，一面组织还击，一面紧急收拢队伍，撤入村边的果园内，立即组织火力抢占山头，准备突围。但因匪徒的火力封锁，加之山上树多林茂，无法测定卢匪的火力点，未告成功。于是，我们就抢占村边的一所大院，固守制敌。同志们筑工事，挖枪眼，誓与卢匪决一雌雄。匪徒们也占了一间大炮楼，与我们对垒。

我们地方工作队的4个同志被指定坚守一间房屋的后墙。卢匪不断地向我们猛袭。连部的通讯员赶来支援我们，不幸中弹牺牲。卢匪又将燃烧弹丢到我们阵地的楼板上，楼板燃烧起来了。同志们立即赶来，把火扑灭。张连长见我们缺少战斗经验，便将我们四个人分散到各个阵地上去。我被分配随两位战士据守一间牛栏。两人坚守战斗岗位，一人休息，轮流着日夜监视敌人。说是休息，其实只是靠在一堆放在牛粪上的禾秆草上闭闭眼睛，枪一响又爬起来参加战斗。到了晚上，敌人趁黑点燃了我们大院的一间草房，妄图把我们葬入火海。瞬间，熊熊烈火，冲天盖地。我们的指挥员临危不惧，沉

着指挥，一面用强大的火力压住卢匪，一面组织力量窜房过户，把与茅屋接榫的房屋上的瓦和瓦桁全部掀掉，击败了卢匪的火攻。

卢匪火攻失败，第二天集中了数百匪徒，居高临下，向我们发起一次又一次更疯狂的进攻。我们沉着应战，为了节省子弹，不见敌人不开枪，机枪也打点射，打退卢匪五、六次的进攻。晚上，指挥员分析了情势，派了一名班长带两名战士，趁天黑摸出重围，回县城去报告匪情。

卢匪猛攻一天又未有得逞，气焰大减，第三天的进攻减弱了，军号不吹了。可是，我们的困难却增大了。吃的水也没有了，有的同志喝酸坛水解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炊事员和几名战士，在机枪的掩护下，冲向水沟抢水。他们冒着弹雨烟硝把水挑了回来。有的水桶被子弹打穿了，挑回时只剩下小半桶水。大家十分珍惜用生命换来的水，不到渴不可耐时一小口也不舍得喝。

第四天，卢匪仍不放松进攻。到了下午4时许，远处传来了几响小钢炮的声音，周春鸣县长率领野战军三三大队的部份同志支援来了。几百个土匪闻风丧胆，慌慌张张地胡乱吹了一阵哨子，仓皇逃窜。

我们胜利了！周县长慰问了我们，还将他乘坐的战马，给我们地方工作队坐回县城。正在这时，首长们得到了情况：卢匪窜往导江街正遭到我县大队一连的截击。为了抓住战机，歼灭卢匪，周县长改变决定，要我们仍然随军追剿，暂时不回县城。卢匪逃窜到导江街一带，遭到了我们和二连的夹击，溃败如鸟兽散。

这以后，经我剿匪军民的穷追猛打，终于在1950年冬季的重剿中，林秀山和卢匪父子等匪首，均被活捉，逃脱不了应得的惩罚。

活捉匪首莫秀梅

●沈光明

1950年夏秋之交，原雒容县拉开了重点剿匪战幕。当时，我在县大队队部任军需会计。

7月中旬左右的一天夜里，大约是凌晨两点左右，县大队教导员杜大川同志的警卫员把我叫醒。他说，周春鸣县长要你去接受一个任务。我立即起身，赶到县人民政府大院。

我走进周县长的办公室，看到县大队教导员杜大川、大龙乡副乡长肖漠等人都在静静地坐着，等候周县长的指示。周春鸣对大家说，有一股土匪在秀水、大汾之间的山里集结。你们务于明日拂晓前全歼这股土匪，不得漏网一个。

接受任务后，我跟杜大川回县大队部。不久，一、二、三连的连长、指导员来到大队部，报告说一切准备就绪。杜大川即命分头开拔。之后，他对我说，小鬼，今晚的行动，你的任务是跟在我身边作向导。话刚说完，一连连长来报告，东进的尖兵班已经出发。于是，杜大川和一连连长率领着一个连队，继尖兵之后，疾速向县城东郊的东小河方向进发。我紧紧地跟着杜大川，一步不离。

我们行至大汾村头，远见路旁的一间屋子有灯光。杜大川即令大队停了下来，叫我和我的警卫员上前问讯，原来一家农户有几个人在杀猪，准备清晨挑到雒容卖的。情况弄清后，杜大川命令部队继续前进。翻山过坳，几经曲折，我们爬上了一个小土坡，杜大川令队伍停下、散开。山坡上只剩下杜大川和他的警卫员、司号员和我。他看了一下夜光表，对我说马上要打响了。

打起来你跟着我就行了。话毕，司号员即向天空发射了三枚信号弹。信号弹划破黎明前的夜空，闪闪发光地冲向天际。之后，我又见到北面、西面也有几枚信号弹腾空而起。这时我才明白今晚剿匪是兵分三路，布下了个“大口袋”，土匪有翅也难飞了。

不久，天色黎明。这时，杜大川鸣枪三响，霎那间四面枪声大作。我向前眺望，只见眼前那个长满芦苇的山冲，有不少人影在乱窜乱蹦，呱呱叫喊。显然，土匪在我强大的火力攻击下，已无招架之力了。杜大川又命令司号员吹起冲锋号。号声一起，我们的队伍即从高地向山冲俯冲。这次围剿没让一个土匪跑掉，胜利完成了任务。

战斗结束，共生俘土匪 40 多名。匪首莫秀梅亦被活捉。莫秀梅乃秀水人，大块头，络腮胡子，满脸横肉。从他身上搜出驳壳枪一支，经肖汉同志验证，这支枪正是前不久被土匪打黑枪，牺牲于秀水——鹿寨半道上的欧阳景明同志之物，证实莫秀梅是杀害欧阳景明和石显德同志的真凶，罪大恶极。

天色大明，我们押着莫秀梅等 40 多个土匪返回县城。不久，莫秀梅被判处死刑，人心大快。莫秀梅是原雒容县开始重剿镇压的第一个匪首。

活捉土匪县长韦以咸

●赵 汴 韦 仕

1950 年老历八月十五（即公历 9 月 26 日），土匪在雒容县导江乡长垌村成立匪雒容县政府，县长是韦以咸。

老历八月十四（即公历 9 月 25 日），我们接到雒容县人民政府通知：今晚早睡觉，到半夜 12 点起床，去长垌攻打土匪县府。参加战斗的有解放军

一个营、县大队全部，还有武工队（县委、县政府工作人员组成）和部分民兵。当晚起床后立即行军，天亮前到了长垌村山背后，向长垌村展开了包围之势。

长垌村四周是山，中间有一片田垌；靠山边有三个村，即长垌、木堆（木汉）、风木（木坪），形成三足鼎立之状，长垌是其中最大的村。

天亮时，战斗打响了。敌人边打枪边吹牛角号，哀求救兵，一直吹到投降为止。中间也有匪副县长韦昆从大河领兵来救，但被解放军击退了。上午 9 时，我方攻下了木堆（木汉）村；下午又攻下了风木（木坪）村。

第二天，开始攻打长垌村。长垌村东面靠山，西边是一垌二苗田，靠田边是一排牛栏，栏门向着村里，与田垌相连，形成一道自然的防御工事。该村是南北走向的一条道路，两头各有一个碉堡。北边的碉堡通道已封死。南面有二道闸门，闸门外有口水井供村民饮用，没有封死。但因有二道闸门，在进攻中，牺牲了 10 多个同志。中午后，改由田垌用火箭筒攻打牛栏，同时用六 0 炮弹投到北面的碉堡顶上爆炸。此时，韦以咸正在碉堡中指挥战斗，见到这种情况，晓得没法抵抗，便在下午 3 点钟，从碉堡枪眼中打出投降的白旗。土匪全部投降了，匪县长韦以咸也被活捉了。战斗胜利结束，打扫战场时，发现土匪死尸中，有男有女，说明土匪也威迫妇女参匪。

韦以咸，长垌村人，身高 1.63 米，穿长袍，白净面皮，清瘦脸膛，50 岁出头，但不显老，一副文人相貌。他被押到雒容半个月后，在雒容火车站前面的草坪上，召开公审大会，把他枪毙了。

沈鸿英家世纪略

●沈光明

沈鸿英，祖籍广东省肇庆府恩平县晾伞村。是当地“客藉”大户。

清朝同治五年（公元1864年），恩平沈氏与当地“土著”械斗失败，其幸存者亡命广西，散居于柳城、雒容、贺县等地。

沈鸿英的父亲沈锡芳与其胞弟锡贵，居于柳城县桥立村。同治九年（1870年），沈鸿英诞生于桥立。“三朝”时，其父为之取名“阿英”。稍长，即按恩平沈氏族谱之“世系歌”，即“帝君锡安康，基培世泽长”取名“泰安”。

恩平沈氏亡命广西之另两支，其中的沈帝和、沈君楠（笔者曾祖父）叔侄，先投靠雒容马步村沈氏，后得马步沈氏赠宅基地，遂立宗祠造屋建村聚族而居。此村名木良福田村，即今之老木良村也；另一支，则居于贺县公会之桥巩村。

沈鸿英少时，家境贫寒。他的父母上无片瓦，下无寸土，长年累月辗转于柳城、桥立、东泉、大浦、雒容、洛埠之间，当“佃户”，打长工短工，做“挑脚”，挑“货郎担”游村走户以维持生活。光绪九年，即沈鸿英10岁时，他的父亲在贫病交迫中死于桥立，葬于桥立。

沈鸿英的父亲去世后，母弱子少，其生活日愈艰难。因此，他的母亲就让其兄长国安（又名鸿辉）去石灰窑干小工，还把他送到雒容木良村给“族太”沈帝苓放牛。半年之后，沈鸿英又回了桥立。不久他的母亲和叔父锡贵为免于奔波流离、寄人篱下之苦，把家搬到了雒容县的葫芦村，并造屋定居。此后他的胞兄、叔父、婶娘、堂弟仁安，皆因积劳成疾，先后在葫芦村病故。

1918年，沈鸿英在广东任琼崖镇守使时，曾差人回雒容、柳城修理其父兄之坟墓；并将其叔、婶、堂弟之遗骨，由葫芦村迁葬于木良村村背。至今其合葬之墓尚在。其碑文曰：“叔考讳锡贵沈公妣陈氏男仁安同墓 孙三盛永记 民国戊午年十月十五日 堂侄鸿英立”。

沈鸿英少时，由于家境贫寒，常随家人辗转流离。因此“见多识广”，并养成了胆大过人，敢于临风经雨的性格，还结交了不少如韩彩凤、何才杰、李大民等等少年伙伴。及至年龄稍长，为了生活，又常来往于柳城、上雷、东泉、大浦、桥立、洛埠、沙塘、罗城龙岸等地打工，历尽艰辛。因此，青年时期的沈鸿英在“革命”思潮的影响下，终于“大胆妄为”，聚众夺枪，拉队上山投靠了陆亚发、覃志发，并很快当上了“游勇”的小头目。1911年，沈鸿英、李天民、韩彩凤、何才杰（沈之妻弟）等接受了柳州同盟会员许仲仙、莫显成之招安，终于率“匪”百余名，投靠刘古香，由此，开始了沈鸿英的“军阀”生涯。

沈鸿英有同胞兄弟姐妹四人，鸿英居次。兄名国安（又名鸿辉），1910年在葫芦村病故，葬于洛埠蚂蝗桥，至今其墓尚在，惟墓碑、墓饰毁于“文革”。国安生一子，乳名阿照，娶雒容城西周行之之女为妻，生一子，名耀宗，今在香港。鸿英有胞妹二人。一名春妹，嫁广东人唐氏，生一子一女。子名唐定珍，沈鸿英将其名改为沈三盛，过继在其堂弟沈仁安名下，以承祀已无嗣的叔父锡贵香烟。春妹夫妇，长年住在沈鸿英于木良村建造的一幢七间两座两回廊的“谷厂”，以经管沈鸿英在木良的田产，直至病故。至今其墓仍在“田厂”背后，由沈三盛后人祭祀。另一胞妹（佚名）嫁在柳城东泉，妹夫姓方，平南人氏，生一子一女。子名方天德。1926年，鸿英兵败逃港时，方天德、沈三盛（唐定珍）和他的养子沈继贵（沈鸿英三姨太谢氏内侄）三

人均随其行。后因三人在港又赌又嫖、花天酒地而为沈鸿英所不容，遂逐之。此后，方天德、沈继贵二人回转木良，在“田厂”居住；沈三盛则往柳州投靠其唐姓本家唐纵，直至解放后方回木良村。

沈鸿英有九个妻妾、十个儿子、五个女儿。其发妻姓何，雒容石贵村人。其子长名荣光、次名荣亮、三名荣明。荣亮娶雒容桐木村郑氏女为妻。沈鸿英一家出寓香港后，其妻何氏、次媳郑氏、侄儿阿照夫妇等，曾多次回过雒容木良村。沈鸿英之女，排淑字辈，长名淑兰、次名淑琼。淑琼嫁给其部师长邓瑞珍之子邓龙胜为妻。

沈鸿英的母亲，1918年在雒容县城“沈公馆”病故。其丧事十分排场。停柩月余，凡在灵前烧香者，不论士农工商，也不论亲疏贵贱，均由公馆供膳。至今雒容仍有“雒容城里吊亡灵，整月户户无炊烟”的传说。沈鸿英的母亲，故后葬于雒容城北郊之泥桥村。坟为泥冢，条石围栏，片石拜台，墓两旁列石人、石狮、石马等等。1931年，其墓被盗，之后移葬于雒容北门文昌阁。至今坟仍在，由沈三盛、沈继贵之后人祭扫。

沈鸿英1911年投刘香古，1913年投陆荣廷。从此时起，雒容、贺县等近支宗室子弟，能从军者大多投奔了他。其中贺县桥巩村有沈健飞、沈鸿飞、沈辅廷、沈廷秀、沈国治、沈耀光等；雒容木良村有沈锡珖（又名载之）、沈锡润（又名润琨。沈军败后，润琨被李白委为中渡县长）、沈恩辅、沈靖安等。在这些兄弟子侄中，武职者，多为中、下级军官，即旅、团、营长；文职者，最高职为总司令部军需主任。

沈鸿英，生于柳城桥立村，而沈却自称为“雒容木良村人氏”。据雒容木良沈氏族老说，沈鸿英说他是木良村人，其原因可能是：一、木良村沈氏，乃其五服内宗亲；二、木良村乃恩平沈氏在广西所建的唯一“聚族而居”的

村落；三、木良村建有“沈氏祠堂”，四时可祭祖先；四、恩平祖宗遗骨已由木良沈氏子孙迁葬于木良村背和泵水村；五、雒容沈公馆建成后，其母亲长居于雒容。等等。因此，沈鸿英以木良村为其“返祖归宗”之地，而自称为木良人氏。

沈鸿英“发迹”后，曾在雒容、柳城、贺县三地建造公馆，这与三地之沈氏皆恩平沈氏之嫡裔有关。三座公馆中，以雒容之公馆最宽广、最堂皇。由此亦可看出，在雒容、柳城、贺县的三支沈氏近亲中，沈鸿英是以雒容木良的近亲为“轴”的。沈鸿英败亡香港后，其亲眷仍常与木良来往，亦可证明。1938年，沈鸿英在港病故，木良沈氏锡璋（笔者祖父），也曾收到其家人由港发来之讣告。沈鸿英自认为木良村人，其源可能本此。

沈鸿英和他的两位战将

——鹿寨县旧桂系人物简介之一

●吴 狄

沈鸿英（1870—1938），字冠南，又名阿英。生于广东省恩平县，因土客两族人械斗剧烈，难以生存，遂随母举家迁居雒容县木良村。

沈鸿英少时因家贫仅读两年私塾，失学后为堂叔牧牛；稍长又随兄沈鸿辉作肩挑小贩谋生。后因偷牛盗马被官府通缉，蹿往融县与富川、钟山等县山区落草为寇。

1911年辛亥革命风起云涌。柳州同盟会组织民军，大举招安扩编队伍。沈鸿英乘时而起，邀两股土匪百余人前往应招，途中设计枪杀了匪首并控制匪众。受招后任管带；民国元年（1912年）升任督带。

1913年，孙中山发动讨袁“二次革命”战争。9月柳州驻军帮统刘震寰响应号召，举兵支持统领刘古香宣布独立誓师讨袁。沈鸿英叛变软禁民军领导人刘古香。沈鸿英因此“有功”，升为帮统；同年冬，又因剿灭钟山县姑婆山区土匪，升为统领。

1916年3月，广西督军陆荣廷通电讨袁护国。5月，沈鸿英奉命率部挺进湖南，在长沙击溃北洋政府湘军总司令曹锟所部；8月回师广东，10月任钦廉镇守使。

1917年12月11日，广州军政府委沈鸿英为第三军总司令，讨伐两广巡阅使龙济光。1918年4月，在安辅、石鼓等地打败龙军，乘胜攻占海南岛，随即任琼崖镇守使。在任期间，横征暴敛，并大开赌场烟馆妓院，把搜刮的民财转入香港，在九龙大购地皮，兴建庭园别墅，还指派亲信杨子德等人在贺县、柳城、雒容兴建公馆。

1920年8月12日，驻福建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兵分三路入粤。桂系莫荣新以广东督军之名，委沈鸿英为“第三军总司令”，由韶关开赴惠阳抗击陈炯明，不敌，遂于9月撤军离防，率部退回广西贺县，改称“广西边防军第三军总司令”。1921年7月10日，在贺县通电自治，自称“救桂军总司令”；8月3日改为“广西陆军第二军军长”，占据桂林；8月下旬，率部入湖南投靠北洋政府湘军总司令赵恒惕。1922年6月，吴佩孚妄想以武力统一南北，授意沈鸿英反对“联省自治”，任沈为“中国陆军第十七师”师长并授予“胁威将军”衔；10月6日沈率军回桂，11月自称“广西陆军第一军军长”。

1923年1月，孙中山联络滇军、桂军讨伐叛变了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委沈鸿英为靖国军总司令率部入粤，17日，沈设大本营于石龙；26日沈与吴佩孚勾结，率军叛变。4月16日，沈鸿英在花县街就任北洋政府直系军阀

吴佩孚委任的“督理广东军务”一职，兴兵作乱，进袭广州。孙中山随即令驻粤讨贼联军及滇、桂讨贼军各将领分头夹击围剿沈军，沈鸿英大败，7月逃回广西，盘踞贺县、平乐、富川、钟山等地，割据称雄，自此成为旧桂系头目之一。

1924年1月，陆荣廷以广西善后督办身份，率部由南宁出巡桂林及桂北地区，函请沈鸿英将驻桂林沈军暂时撤离。但陆率部进入桂林后立即构筑城防工事准备长期固守。4月，沈鸿英自任“广西建国军总司令”，即命所部沈荣光、邓佑文两个师长率万余兵力围攻桂林，双方激战70多天。陆荣廷在柳州以南的军队因被李宗仁“定桂军”及黄绍竑“讨贼军”联军牵制，李、黄二人正实施“联沈倒陆”策略，无法增兵驰援桂林，只得弃城出走。沈鸿英复踞桂林后，进而兼并桂中地区，更想夺取全广西统治权。

李宗仁、黄绍竑联军“联沈倒陆”本为各个击破的权宜之计，下一步便是“灭沈”。陆荣廷失败后，在“谁为广西之主”的问题上，与沈鸿英的矛盾顿时尖锐激烈，兵戎相见，你死我活。

1925年1月29日，沈鸿英兵分三路进攻李、黄联军；李、黄则避实击虚，分兵反击，聚而歼之，从2月到4月，沈鸿英左、右、中三路军先后分别在武宣县二塘、永福县百寿镇金竹坳与桂林被击溃和消灭。从此统一广西，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成为新桂系的首领。4月24日，沈鸿英化装为商人经广东逃往香港，1938年6月24日，死于香港。

新桂系首领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等人，都曾在旧桂系军队中担任过连、排长，几年混战中，运用《三中演义》的谋略，左右逢源，远交近攻，各个击破，最后统一了广西。所以，沈鸿英败亡香港时，曾对媒体长叹：“真想不到，我会败在几个小连长手中！”

邓佑文（1891—1925 年），又名崇斌，同盟会会员，榴江县仁县里村人。

少年时代就读于榴江怀英书院，后考入桂林陆军小学，三年毕业后升武昌陆军中学，参加过辛亥革命。因学业未成继续读清河军官预备学校，曾赴奉天见习，期满转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学习。毕业后，随即参加江西都督李烈钧在江西领导的讨袁护国战争（史称“二次革命”）。

1916 年 3 月 15 日，广西督军陆荣廷通电讨袁护国，派沈鸿英等率部进攻湖南，击败湘军曹锟部，并占领长沙。5 月初，邓佑文由赣入湘投沈，初为沈部参谋；1919 年 2 月升任上校团长。

1920 年 2 月，沈鸿英采纳邓佑文建议，在广东韶关开设陆军讲武堂，训练中、下级军官，邓被任命为教育长。

1920 年 10 月，邓佑文在沈鸿英部“广西边防军第三军”任旅长；1921 年 7 月，任“救桂军”旅长；1922 年 6 月，任北洋军阀吴佩孚授予番号的“中国陆军第十七师”少将旅长。

1923 年春，邓佑文在沈鸿英部升任中将师长。1924 年 4 月，率部与沈军另一师长沈荣光协同作战，以两师兵力围攻桂林 70 多天，最后击败陆荣廷，成为沈军中的骁将。

1925 年 1 月，邓佑文任沈鸿英部右路军指挥官，指挥其本师杨子德及邓耀坤两个旅计 20000 余兵力，从柳州进攻武宣，与李宗仁、黄绍竑联军激战于二塘、石龙等地，被李、黄联军的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击溃歼灭，白崇禧挥师追击，在柳州、融安鏖战中邓佑文负重伤。4 月 14 日，于退却途中死亡。

邓瑞征（1893—1928），同盟会员，榴江县仁里村人。

邓瑞征幼年聪慧，在榴江怀英书院读书时成绩优异。民国初年，考入广

西桂林高等巡警学堂，毕业后，曾任龙胜县知事（即县长）三年。

1915 年应沈鸿英之请，到沈军任职，初为文案（秘书或秘书长），后任协（旅）参谋长。

1916 年随沈鸿英入粤，10 月，任合浦县知事；1918 年升任驻粤桂军“第三军”参谋长，协助沈鸿英击败龙济光，攻占海南岛后任琼山县知事；1919 年冬改任曲江县知事。

1920 年春，粤、桂两省军方矛盾激化，战争一触即发，邓瑞征随沈鸿英撤回广西，沈军改称“广西边防军第三军”，邓复任军参谋长；1921 年改为“救桂军”，邓仍任军参谋长；1922 年月 10 月，沈鸿英将所部改称“广西陆军第一军”，邓瑞征任中将师长。

1922 年至 1923 年，寨沙、龙江、黄冕、鹿寨等乡村土匪为患，民不聊生，商旅绝途。邓瑞征派一团兵力驻节剿抚，平息匪乱，维护地方治安，深得民众爱戴。后又上书省府，请设立榴江县，几经周折，多方疏通，1924 年终获批准，将原属永福县的上列几个区、镇、乡划出，正式成立榴江县。

1925 年 1 月，沈鸿英兵分三路进攻桂林以南的李宗仁、黄绍竑联军，邓瑞征率所部在修仁、荔浦等地策应。李、黄联军反击攻势凌厉，沈鸿英迅速溃败。邓瑞征率部退至中渡、百寿的金竹坳一带，3 月 14 日占据桂林。4 月上旬，被李、黄联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击溃歼灭。

邓瑞征率少数亲兵逃到宜山躲藏，事后归隐。1928 年 2 月，在香港病逝。

沈鸿英留在琼崖的手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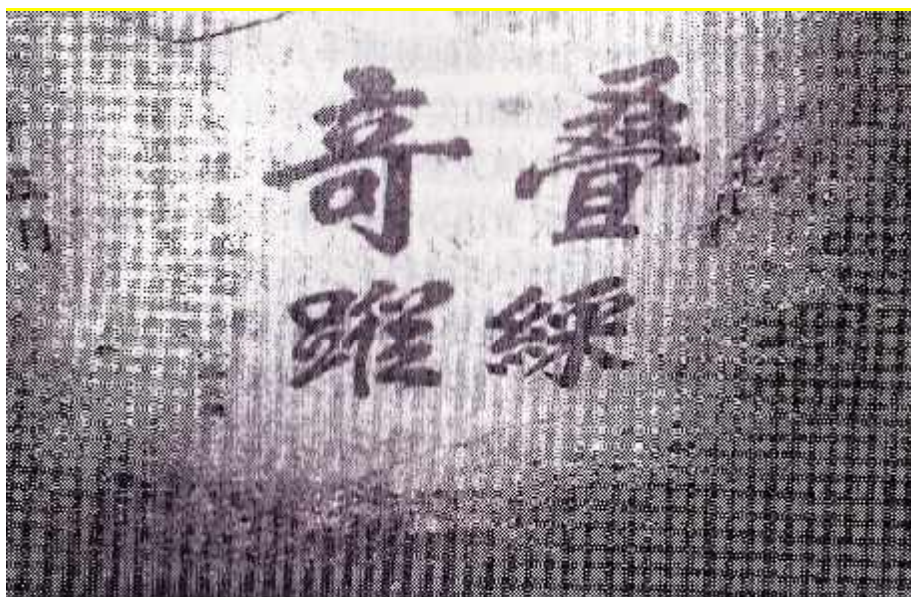
● 李润德

沈鸿英（1870—1938），又名亚英，字冠南，祖籍广东恩平，后因土客械斗，随母迁居雒容镇木良村。少年时代家境贫寒，只读私塾三年。失学后随兄在家务农，后为店员。因偷牛被官府通缉，窜往柳城、长安、融县、富川、钟山等县山区落草为寇。

1911年11月，柳州独立，沈鸿英被任为管带，该年冬升为督带。不久，军政分府撤销，仍任督带。1913年7月，升为帮统。1915年任广西巡防统领。

1916年3月，旧桂系陆荣廷通电讨袁护国。5月，沈鸿英奉命率部挺进湖南，在长沙打败袁军总司令曹琨。8月，回师进攻广东。10月，就任钦廉镇守使。

1917年12月11日，广州军政府委沈鸿英为护国军第三军总司令，率部讨伐“两广巡阅使”龙济光。1918年在安铺、石鼓两处打败龙军，后乘胜攻占海南岛，任琼崖镇守使。在任期间，休闲之时，沈在参谋长、琼山县知事邓瑞征及地方名流陪同下，游览了海南万州的风景名胜东山岭，该岭有海南第一山之称，历代名人墨客都在此留下珍贵的笔迹。沈鸿英雅兴极浓，登高远眺，万州的一片椰海尽收眼底，便在半山腰处的摩崖上挥毫写下“叠彩奇踪”四字（字约27×27厘米，“踪”为繁体字），留下了手迹。笔者1995年旧地重游时，摄下这一历史镜头，作为文物存史，供世人欣赏。



沈鸿英留在琼崖的手迹

◆山川风物◆

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四十八峒考

● 梁德荣

四十八峒又叫四十八峒，北起永福县寿城镇金竹坳，南至中渡镇大兆村；东起永福县永安喇塔屯；西至柳城县太平镇上游村。纵横 230 余华里，地跨永福、鹿寨、柳城、融安四县。

鹿寨县境中渡、平山两镇地处四十八峒边境内，南起中渡镇马安村；北至中渡镇山尖村古里潮屯；东起中渡镇贝塘村马形坳；西至平山镇龙婆村。纵横 80 余华里，总面积约 50 万亩。峒区内千山万岭，奇峰耸立，峒异幽深，丛林茂密，山山有洞，洞洞有水。风景秀丽，远近闻名的景点有：香桥仙境，九龙戏水，响水鸣琴，鹰山挂月，莲花奇景，龙潭秋月，独寨凌霄，西眉烟雨，东岭晴岚，洛江春汛。奇景使人盘桓，诱人流连忘返，香桥岩人

称“桃源真境”。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渡汛瑞臣赖进升游岩时题石壁刻诗：“香桥洞内有神仙，到此惊疑别有天；桥上逍遥惟野叟，河边游玩打鱼船。蟠桃倒吊千秋在，石径藤盘四壁悬。樵子爬山身已倦，归来犹向竹林眠。”历代不少文人墨客留下诗文。羣区是本县重点开发旅游业之一。主要的羣区有：油麻、古里潮、屯秋、龙登、潮水、龙糯、甘棠、葡萄、莲花、吊胆、茶胆、广峒、北豆、三门隘、拉力塘、高坡、高寨、下翁、石河、枫木、马形、铜钱、土城、板陇、中村、上游、拉建、龙婆、百丈、石盆、枫木坪、夏末、良老、老鼠坳、六洛、六尖、龙马口、古陇、乍油、白马坪、拉洞、白洋、敢至、铜盆、六末、禾道、猴子坳等四十八处。《中国古今地名词典》记载：四十八羣“山岭重叠，谷峒围环，尤以县城（洛容县城即今中渡镇旧县屯）至三隍（今属永福县辖）一段最多且险，共四十八处，故名”。“最高处为油麻羣，得建瓴之势，可俯瞰周围之羣”。“其中甘棠、葡萄、莲花、吊胆、茶胆等处最为奇险，为油麻羣之拱卫。”作军事地理使用，是易守难攻之地。故县境四十八羣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唐代，贞观初（627——634年），拆象县地置洛容县，官府始派防军驻守。

元代，元统元年（1335年）都元帅韦颜带兵驻守洛容县，分设三隘，立百夫长督兵屯田守御。

明代，中叶以后，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弘治二年（1489年），各地流传民谣：“官府抓丁修石城（县城和关隘），孤寡老幼难逃生，苛捐重，差役多，不杀贪官活不成。”时凤凰村韦朝威、覃万贤率众起义，攻占洛容县城，杀典史官，并占据四十八羣要处，远近农民纷纷响应，参加义军。弘治五年（1492年），都御使派广西副总兵马俊、参军马宏率湖南、广东、广西三省

官兵 47000 多人，分四路围攻起义军。韦朝威率部在今中渡镇贝塘村三门隘伏击，马俊被击毙，官兵败退桂林。正德六年（1511 年），明朝官府派兵包围，韦朝威战死。其子韦银豹承父志，再次起义，攻占古田、洛容两县城，声威大震。正德十四年（1519 年）广西副总兵张右调集三省官兵 40000 余人围攻起义军。韦银豹率义军利用四十八弄山区有利地形，与明军周旋，明军败退。韦银豹建立农民政权，称王拜相，改县为州。明世宗朱厚熜嘉靖五年（1520 年）、三十二年（1553 年）、四十三年（1564 年）、四十五年（1566 年），多次派官兵镇压失败。庆隆三年（1569 年）再度征讨，调集湖南、湖北、浙江、福建、江西、广东等省及广西土司兵勇共 14 万余人，激战四十八弄，起义军牺牲 7400 余人，无辜百姓被杀被抓数以万计，农民起义军至此失败。万历元年（1573 年）韦银豹余部韦朝义、韦良要重举义旗，坚守四十八弄，都御史郭应聘急派总兵李锡及都指挥杨照率官兵 30000 余人，混战四十八弄，起义军战死 2838 人，至此失败。

当年记录明朝军队屠杀农民起义军的《一方保障》、《洛容县平蛮碑记》及《和桂翁大将军韵》等摩岩石刻碑文和诗，历数百年风雨，至今犹存古洛容县城（今中渡镇大兆村旧县屯）边的山崖上。

清代，咸丰二年（1852 年）廖鸣胜起义；咸丰七年（1857 年）李文茂抗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覃六五、覃老发起义；光绪三十年（1904 年）陆亚发反清斗争，这些农民起义军都占据四十八弄，与清政府斗争，战争延续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最后都以失败告终。

民国时期，中渡、百寿、融安三县农民反征兵、反苛捐杂税斗争都以四十八弄为依托，声势浩大，震动当时全广西，史称“中百融事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 年 12 月雒容、中渡、榴江三县解放后，国

民党残余桂中军政区长官何次山、向天雷匪部，盘踞四十八弄顽抗，长达一年多。据有关史料记载，县境四十八弄自唐代至解放初数百年各种战争不断。在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四十八弄山区仍是我县国防建设重要之地。鹿寨县人民政府逐年投入资金，开发弄区旅游景点如香桥岩、九龙洞等等建设，战时能用于防空，隐蔽人员、物资，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平时发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国防建设走向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道路。

《鹿寨文史资料》征稿启事

新中国成立后，伟大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家乡—鹿寨也发生了巨变。全县各族人民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励精图治；还有在鹿寨工作的非鹿寨籍人士任劳任怨、孜孜不倦地工作，为鹿寨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的名字和业绩应当载入史册，使鹿寨人民和子孙后代铭记心中，并藉以激励广大人民群众，为促进鹿寨的改革开放、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作出更大的贡献。为此特向社会各界广泛征集有关鹿寨的文史资料：

1、**征集时限：**自新中国成立—1966 年底止（1966 年底后的史料将逐步征集）。

2、**征集内容：**本县本乡在军事、政治、文化教育、体育卫生、工商企业、人物、民族、宗教、自然灾害以及社会风尚习俗等方面的重大历史事件和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都属征集内容。文史资料不限篇幅、不拘长短、不拘体裁。要求资料翔实、史料可信。不属于“三亲”（亲身经历、亲见、亲闻）史料的请作者注明资料的来源和出处。稿件一经采用，即付薄酬。来稿不退，请自留底稿。稿件请用方格纸撰写，字迹清楚整洁。来稿请寄：广西鹿寨县政协提案文史委员会。邮编：545600，电话：0772—6812362